

翁山文外

三



翁山文外卷三

番禺屈大均撰

傳 行狀

接輿傳

接輿楚人邢昺云姓陸名通字接輿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孔子適楚與接輿相遇而接輿行歌從孔子車前而過其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莊周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

焉福輕於羽莫之知載禍重於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
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
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
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
也司馬遷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
之衰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
政者殆而邢昺又云接輿以孔子生有聖德故比孔子
於鳳然鳳待聖君乃見今孔子周行求合諸國而每不
合是鳳德之衰也已往所行不可復諫自今已來猶可
追而自止蓋欲孔子辟亂隱居無徒與諸從政者罹於
殆也大均謂接輿歌意既深而音辭又古蓋楚風之一

篇而開離騷之始者楚之辭蓋發端於接輿而大放于
三閭也當其時接輿以是歌感切孔子孔子是時楚之
王方使使奉金幣聘孔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
行矣遂請見問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
許由之賢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
也然今世無文王雖有太公其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
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兮欲何之遂
自楚反于衛則是接輿已而之意也接輿以孔子爲鳳
而孔子嘗至于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歎曰丘聞之也
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
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

之於不義也尙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車而臨河歎
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又歌曰秋水行
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爲斯息乎
鄉又作爲槃琴以哀之曰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
卵鳳不翔留慘予心悲還原息陬又歌曰周道衰微禮
樂陵遲文武旣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
不識珍寶臬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
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鄴傷予道窮
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此
亦楚之聲也接輿以楚之聲感孔子孔子亦樂其善以
爲合于風雅而從而和之以己爲鳳而已亦嘗以麟出

而死爲吾道之窮而爲獲麟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
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他日又嘗歎曰鳳鳥
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又接輿之遺音也孔子以接
輿爲知己故記者因接輿而悉記長沮桀溺荷篠丈人
之流而以孔子所稱逸民七人終之嗟夫接輿者逸民
之一人也何以孔子不稱之此非所謂虞仲夷逸之隱
居放言者耶大均嘗取論語中高士撰爲論語高士傳
謂諸高士皆有文辭可概見獨詩歌不傳若曾點舍瑟
而作其言曰暮春者春服旣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亦一歌辭也孔子嘗思魯
之狂士而孟子以曾皙當其一人如接輿者其亦夫子

之所思以爲古之狂也肆者乎彼夫荷蕢之過門曰有心哉擊磬乎磴磴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荷篠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又皆一歌辭也是皆狂者之流也孔子曰作者七人矣孔穎達謂七人中接輿其一鄭玄云接輿乃辟言者蓋以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故也嗟夫接輿之大端如此當孔子時隱遯之士如儀封人晨門微生畝之流一何多有其人若及門則顏閔漆雕游夏之徒皆未嘗出而仕者是皆高尚之士易所謂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

而无闕庶幾似之司馬遷云伯夷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接輿諸人於巖穴之士一何多幸而得附青雲之士以施于後世也哉接輿事不多散見論語之外惟莊周氏三稱之其言曰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又曰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

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
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
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蹶
鼠深穴乎神工之下以避重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此接輿之言而非接輿之言也莊周蓋假之以寓其言
然亦可見其服膺於接輿也已莊周所著內外雜篇其
中歌辭多代其人爲之獨接輿之歌本論語而增益至
百餘言蓋非接輿不能發莊周之狂言無用之用遂爲
南華之本旨也噫嘻接輿誠有道之隱君子而列仙傳
云接輿好養生遊諸名山嘗遇孔子而歌後入蜀峨眉
山中此則附會之言也

贊曰鳳兮之歌滄浪之曲始爲楚聲遺音莫續屈宋衍
之哀怨反覆離騷尾闋三百星宿短言有餘長言不足
美哉狂夫令人三復

老萊子傳

老萊子不知何許人司馬遷曰或曰老萊子亦楚人著
書十五篇言道家用與孔子同時莊周曰老萊子之
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
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
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
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
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竄耶亡其

略弗及耶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尸子曰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戰國策曰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孔叢子曰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

肖固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齒堅易敝舌柔常存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馬氏曰夫以矜知規仲尼以齒舌喻剛柔老聃之說也國策稱老萊子教孔子事君而孔叢則云語子思若至穆公之世萊子猶在其壽亦長矣史記附老萊子於老子列傳之內將疑爲一人乎抑兩人耶何其言之相同也大均曰司馬遷謂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又謂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老子老萊與太史儋爲一人世莫知其然否然要皆隱君子也高士傳曰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

莞葭爲牆蓬蒿爲室枝木爲牀蓍艾爲席飲水食菽墾
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
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
妻樵還日子許之乎老萊子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
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
能爲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
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列女
傳曰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自娛著五采
編爛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爲小兒啼或弄雛鳥
於親側大均曰吾於古之隱君子最好慕老萊以吾有
老母在焉母年八十有七吾亦六旬而加一也嘗作嬰

兒以自娛以娛吾母吾母不知其子之年之已六旬而加一也以爲尙在襁褓未離乎懷抱之間也聞小兒之啼以爲若孫若曾孫之乳哺者也不知其爲斑白之子耆而指使者也嗟夫爲人子者不可以不知其父母之年而其年則欲其父母之不知也禮曰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公明宣告曾子曰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嗟夫老萊之爲子也孩笑之聲不絕於親耳嬉戲之狀不脫於親目衣鳥獸之毛羽弄顰雛之啾啾親一笑而手之舞之親再笑而足之蹈之誠所謂樂則生矣生而惡可已者嗟夫古仁人之事其親也如天以其親爲天而已亦以天事之

若老萊者所謂工於天而拙於人純以其天事其親而不徒以其人者夫使其親得其子之天而不徒得其子之人而其親之悅豫至矣老萊之於其親自少至老未嘗頃臾而離顧復母猶出入腹之子猶呼吸貫之記所傳老聃處母胞七十二年八十一年而生故稱之曰老子老萊之日在親側猶夫泣未嗶嗶尙在胚胎之中者耶吾觀老之稱始自老子而夫子稱老彭莊周則以錢鏗爲彭祖豈以彭年老故耶吾謂老彭以老冠其姓也老聃以老冠其字也老彭老聃皆殷周所養之國老乞其言而載諸惇史者也老彭爲孔子所竊比至親之曰我老彭老聃老萊則與孔子有言論老萊又及見子思

蓋皆聖賢之師友司馬遷所謂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楚則老萊子者也眇著五千文而老萊有書十五篇漢書記之惜乎其不存也噫

贊曰楚有老萊其高弟子能知聖人形容甚似其言伊何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曰嘻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耶亡其知略而及此嗟夫微生畝以爲栖栖荷蕢以爲硜硜而鄙晨門以爲知其不可爲而爲接輿以爲德衰而不可已長沮以爲知津桀溺以爲滔滔皆是是皆老萊之徒歟何其言之不知已嗟夫老萊誠避世之士教聖人以躊躇寧爲舌而勿爲齒蓋老氏之致柔

而清靜之自理飲泉水而食菽向蒙山而舉趾年七十而色嬰兒倏笑啼以爲親喜夫織畚以爲衣裳婦採樵以爲甘旨棄楚相如遺薪非王侯之可能任使妻如接輿之妻子亦孺仲之子洵高尚之無匹而純孝之兼美卒莫知其所終亦猶龍之可擬

女官傳

其略載廣州府志

屈大均曰嘗考廣州女子被選入宮者南齊有區美人以賢淑稱至唐武曌時南海進七歲女子則以能詩順宗時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則以巧於刺繡南漢劉晟時蘇才人博通經史才貌兼美掖庭以大家稱之劉鋹時黃瓊芝盧瓊仙李蟾姬輩皆爲女侍中日侍紅雲之宴

與諸學士賦詩爲樂皆廣州人也然妖曼蠱淫卒致其君於傾覆論者無取焉明興乃有屈美人陳司綵之流以才德入供內職夙夜勤恭爲帝后所重斯亦女流不世之遇哉舊廣州府志載列女中凡得六人子簡出別爲女官傳蓋謂女之仕也能爲天子詔后治內政而有補於君德亦與賢士大夫相等云爾

屈氏番禺人洪武二十二年以才色被選入宮擢爲美人奉侍敬謹上恩寵甚厚召其父母兄弟詣闕賜宴錫賚有加復遣官送還嶺表予嘗作洪武宮詞有云新選珠娘作美人瀟湘香草滿宮春離騷數爲君王誦諷諫心勞似楚臣又云三閩苗裔在番禺有女多才似綠珠

一入宮中稱第一不曾歌舞上璿瑜蓋謂美人祖姑云然竊有疑焉吾屈氏遷居番禺者祇有沙亭一族美人祖姑既生番禺則必爲沙亭之族然未知其父兄何人是時吾八世從祖仲舒當洪武初從東莞伯何真歸命官在京元帥府總護出鎮紫荆子伯民孫興世襲伯民以軍功陞在京都督府都總護仲舒之弟季舒以子伯通軍功贈神武衛指揮使其姪志浩以閩閩點充吏員征巴蜀有功官遼東百戶美人祖姑是誰所生女子乎於京中被選乎抑於番禺被選乎當選時實以知書有才藻非僅容色之美故子宮詞云然嗟夫吾屈氏婦女在昔知名於世者僅一女嬖今得美人祖姑而二矣吾

修閩史以此二人爲吾宗賢婦女之冠可謂不誣也哉
美人非女官也然其初實以選爲女官進宮故以列於
女官傳之首

陳氏名二妹字瑞貞番禺陳仲裕女也生而容貌端正
在乳不啼晬日設物則左取印掌右取筆旣而乃取奩
具家人知其不凡甫能言窺父書卷指教數字皆不忘
七歲就女師聞愛親敬長之言必反復致問孝經內則
列女傳女誡諸書莫不潛心究之洪武二十一二十二
年有中使選民間淑女人宮陳與其列十人入見高
皇帝悉命兼六尙之事陳善書數知文義後宮多師事
之稱女君子亦曰女太史蓋周官所謂執禮書以從后

凡后之事以禮從者二十四年八月命爲司綵以勤勞
久勅賜歸鄉仍給祿米養其家陳旣歸闔範嚴肅子姪
罕見其面有司歲時候餽皆辭却之 太宗卽位以陳
熟知典故召復前職永樂四年年四十病終于宮帝后
爲之涕泣遣中使護喪歸葬香子之山陳家林萬厯閒
其族孫光祿少卿堂於廣州甜水里建祠祀之稱司綵
祖姑謂古今女德希有矣司綵祖姑以內則佐 高皇
帝后母儀一世吾家不惟丈夫子世受國恩至於一女
子應內召享祿秩令鄉里之人稱述之曰此女官世祠
豈不亦一希世事哉陳有從女陳氏爲鍾則補妻夫亡
斷髮守志嘗奉姑避寇別墅姑卒人謂尸不宜歸犯日

家所忌氏不聽自昇尸還殯正寢人稱知禮蓋司綵之教云成化十四年年逾八十旌表

黃氏惟德南海人洪武二十二年選入宮司寶初名廣興永樂初賜名惟德歷任尙服局局正授五品誥命宣德七年春乞歸猶處女也考周禮九嬪世婦女御與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醢女鹽女冪女祝史之徒俱統於冢宰是皆宮中之職左右后如以供事者皆非進御於王者也又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於王所說者謂周禮所言御者亦非相從於燕寢者也司綵尙服之職所謂嬪婦化治絲枲掌王后之禮職內治之貳以賢而不以色在

宮中久猶處女亦可見人君之有禮爲君子不苟於色者哉黃歸時 皇太后嘗作圖及詩賜之詩曰皇明列聖御寰宇偉烈宏謨冠千古重惟仁化本家邦內庭百職需賢良咨爾惟德女中士自少從容知禮義一從應召入皇宮夙夜孜孜勤乃事昔時鬢髮今如霜歲月悠悠老將至九重聖主天地仁欲使萬物同陽春體茲德意賜歸去乃心感激情忻忻嶺海迢迢千萬里潞河官棹春風裏賜衣宮錦生光輝親戚相迎人總喜爾富貴歸故鄉我心念爾恒不忘把筆題詩意難盡目極天南去雁翔昔子貢謂文王之妃姬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故賦關雎 皇太后是詩其徽音亦關雎之遺也詩中

稱黃女中士又謂少而從容知禮義噫嘻豈非幽閒貞
靜之淑女乎哉黃致仕三年至宣德十年年七十八乃
終勅葬于番禺之沙頭村鴨壑其姪女爲大學士梁儲
母累贈至一品夫人臨終謂其少子億曰汝外王父母
無嗣汝他日富貴毋使外王父母及祖姑餒而則吾可
以瞑目矣億後官參議爲之立嗣所謂祖姑者黃氏惟
德也

葉氏番禺人葉碧山之女少有淑質通列女傳女論語
洪武二十四年聞其孝敬選入宮擢爲女官尋召其父
及弟祖道詣闕賜宴皆授錦衣衛鎮撫賚以金幣復其
家嗟夫葉氏女子以孝敬被選非以容姿聖天子求賢

至於閨閣之中未笄而字之女夫豈以才之難乎哉當國初廣東甫定一時賢人君子若孫蕢黃哲之流聯翩筮仕而十餘淑女與之同升諸朝亦一時運會使然哉廣州舊志黃佐氏不列於傳謂葉氏王氏選爲女官其行無聞焉然葉氏以孝敬王氏以孀婦堅辭御幸則貞節之德可嘉矣

王氏番禺人永樂二年詔求民間識字幼女充六尚內職於是王氏被選入宮司綵時年少權妃方見幸特推同輦之愛固辭曰臣妾嫠婦也敢當下陳哉上重之從其志意禮遇甚厚未幾卒王氏有文學能詩其宮詞云瓊花移入大明宮旖旎濃香韻晚風贏得君王留步輦

玉簫寥亮月明中宮女恒歌之考粵中婦女能詩者始
自白州綠珠其懊儂一歌至今有光金谷至唐有南海
七歲女子武后命賦別兄詩則曰別路雲初起離亭葉
正飛所嗟人異鴈不作一行飛又有女子作槃鑑圖名
曰轉輪入花鉤枝鑑銘凡一百九十二字迴環讀之四
字成句可與蘇若蘭璇璣圖范陽楊氏天寶迴文詩並
傳又有增城何泰女其遊仙詩云鳳臺雲母似天花煉
作芙蓉白玉芽却笑晉時勾漏令不知此物是丹砂他
所賦詠書於羅浮石上甚眾世多傳之嘗被召入宮至
中路不知所之與盧眉娘者不樂宮掖賜號逍遙大師
還山皆女中之高尚者也王氏當明初時乃以宮詞婉

麗獲承恩寵玉簫寥亮之句嫋嫋於今有餘音其才與
上官昭容花蕊夫人不相上下而節操則過之矣惜盧
瓊仙黃瓊芝李蟾姬之流詩皆不傳然崇禎間有降岳
仙者自書云妾南漢才人盧瓊仙也留詩有云身輕不
許風中立腕白愁教月下看生不能以其詩傳死而乃
爲人寫其妖媚之句才女精靈歷數百年而不滅亦可
異也哉彼夫素馨美人以耆素馨而傳蘇才人以宮中
稱大家而傳復有女學士十餘人波斯女樊胡子二人
內太師李托之女長曰貴妃次曰美人及李麗姬宮媼
梁鸞真之流夫豈不能吟詠者耶是皆劉鋹女官嘗兼
師傅令僕之名目者也盧瓊仙與龔澄樞尤相比以亡

銀國載南漢世家可考云

錫眇傳

錫眇新會人爲打錫匠有巧思每一器成輒置掌中玩弄未盡抄復錘壞之更造佳者人以其不能速就糜工值不使打錫惟某公子者終歲備之一日見諸公子携蒲六博操錘而前厲聲相責一公子笑問其故錫眇曰吾不忍諸郎君廢學破壞先人產耳錫眇性多言每談先朝遺事扼腕彌日遭亂感憤聞雷震輒歎息曰雷雷何不向廣州擊平南王而在此轟轟耶若平南王不可擊請擊錫眇錫眇有目誠不忍見此世界也一日袖數小器至湯建孟所曰錫眇老矣恐一旦死無復有打錫

良如錫眇者幸好藏之未幾遂死錫眇者何眇者錫之渣滓粵俗方言也眇或作屎蓋自傷無用於世有同屎溺而適以打錫爲生錫之精華以製器而渣滓以委糞土又眇者目之垢穢言世事垢穢其目不欲視之故自名曰錫眇也其姓名不知亦筑中置鉛而隱約者也

誥封定遠將軍王君行狀

嗚呼痛哉吾友定遠將軍用禰王君之沒也君沒之四日子聞訃冒暑白沙亭三十餘里奔至撫棺而哭以爲違君未兼旬也而君遂反其真輕若委蛻溘然已化有如熟寐君其有得於死生一致之道耶嗚呼痛哉孤體仁體義搶地呼天自傷不能以身代父上感穹蒼慘罹

大故嘔血摧心匍匐總帷之前乞予爲狀以予與君相知之深且君平時有命欲得予文以傳不朽予哽咽無辭誼不可卻以詢君之族子蒲衣得其大槩因造次而爲之狀君諱佳賓字用禴別號訥菴番禺人系出閩王審之宋南渡時將仕郎珣者繇閩遷粵居廣州之高第街是爲君之始祖四世諱道夫兵部尙書生二子次者諱壽孫翰林機宜文字十世諱維節明成化閒解元進士君祖濟川公諱燧隱居不仕父諱覲爲邑諸生以文學著聲子三君其冢子君生七歲而孤時仲弟用賓六歲季弟錫溥三歲賴節母陶太夫人鞠育成立年十九與仲弟同補諸生文行卓然爲多士冠冕庚寅廣州不

守君慨然投棄筆研一志從戎隨某將軍征潮陽有功得百夫長不受癸卯就武科中式甲辰成進士仲弟亦登賢書季弟補諸生高等於是太夫人色喜謂未亡人可以告無罪於先夫子矣癸丑謁選授廣州右衛守戎所職掌者順德軍田無他務君意稍不自得以爲壯略鬱鬱無所施將焉用此旣而曰昔先王易田疇薄稅歛民可使富食以時用以禮民可使仁施之一邦如是吾今施之一衛以衛爲縣以軍爲民養而教之是亦武人之爲政未爲賢將先爲循吏豈不可以見吾之生平乎順德故水國草坦沙田率濱炎海壤地褊小潮汐迴環顧屯丁多於諸縣亂離以來人多嘗窳田半汙萊屯丁

飄忽舟居有水蛋妻孥魚鱉浮沒不常君憫之爲治
農器給種與牛大墾荒田得七百餘頃增糧至三千五
百於是田塍有廬墩有村漁步有樓軍人多以力耕致
富者取衛中之秀而詩而書使之絃誦而畢亦魁柯如
莢鄭瑛鍾惺岑樓何澄緩皆補諸生李上林則以丁卯
中式矣先是時謫戍至衛多有豪橫不法墟落閒苛求
供給魚肉貧軍或與澤中萑苻公行劫略質人子女勒
贖金錢兇威至不可禦君至痛懲以法禁止下鄉於是
戍卒肅然無敢一人闌出而禾麻彌野雞犬嬉嬉屯有
胥康之樂矣蓋君以生聚教訓之道小試一衛一衛治
而一邑以治其效如此甲寅吉安之破南昌震驚君奉

檄解將軍大銃十員員三千劬至中宿峽觸怪石破舟
大銃悉淪於水君以巨木絞淵出之丁巳秋韶州之圍
解米萬餘石己未南寧之戰解米八千餘石皆從鋒鏑
紛紜中冒死得達以功紀錄者數顧君智計絕人一皆
小用使誠當一將之任驅其有勇知方之軍從事必能
建立功名立取通侯之賞惜乎疆宇既平四方無事而
君遂解組以歸也君前後以三癸爲出處中武科於癸
卯作守戎於癸丑罷官於癸亥三十年間在師旅不忘
俎豆雅歌投壺一用儒術善談論喜屬文辭慕古祭遵
魯肅之爲人纂武備志參以紀効新書增藥方數十百
條軍中得此人人可以行兵可以爲將陷陣被巨創可

以無事萬金良藥而得無死斯亦韜鈴之一秘也有怡
志堂詩二卷與族子中書舍人大雁處士蒲衣多所倡
和子爲之序謂君治詩如其治兵治兵如其治藥皆以
律爲之權衡所居城東南鐵爐古巷有園三四畝方塘
二區亭二所以梅柳竹梧雜花木環之施藥行醫以爲
養太夫人年八十有四矣善飲啖甚健子數至君園以
君母與吾母年垂九十相稱隔歲同年情好至篤君之
孝養子以爲人子之可師愧子甚貧信其志而約其親
蹈於非孝爲曾參氏之所譏無能以自解免也君兩弟
早喪君撫仲弟之子元忠成立中式舉人守良補諸生
季弟之子之女悉與婚嫁故人張君大光死以七歲子

廷俊爲託君遇之恩若己子爲之畢姻充太學上舍昔
毛玠篤厚兄孤朱暉崔琰字瞻友胤俾立門戶足食安
居而子華請粟劉翊與車公叔文子爲粥王慈卿作衣
子惠困窮矜恤鰥寡施而不德貸而不書君之所行無
小大無親疏乃悉如之而且骨肉以視僮奴腹心以與
厮養執役左右嘗爲之咨嗟嘆息不安於心曰汝亦人
子汝有以報吾食矣吾亦何以報而力乎宗族親串聞
斯言莫不感泣以君之厚德必享期頤不則至於大耋
豈知仁而未壽遂已溘先朝露也君常語子吾二子一
女婚嫁已畢向平五嶽可以長遊而不返矣子頃以避
地欲移居雁翅城中與君結鄰冀兩家壽母紺髮朱顏

時得相見君爲伯瑜我爲萊子或作嬰兒嬉戲或弄雛
鳥爲娛君彈碁以代蹴鞠子作草以代舞劔斯以閨庭
之至樂而白頭母子之罕見者也而君已矣太夫人哭
君於堂淚涸聲嘶君隱然長寐合體自然君之自爲則
得矣其亦何以塞高堂之悲而瞑目於杳杳黃墟也耶
君素健恬淡寡欲善治養生家言醫道精明人多賴以
存活顧己獨勿藥无妄之疾乃遂不欲自療其眞與彭
殤同歸以死生爲大夢耶比年君益放曠屏絕人事有
以自怡日讀諸史彈琴作詩教二子長者文事少者武
備家有良馬三四嘗以騎射命中課之君故善相馬爲
諸將軍貴人相馬往往得金伯樂所云得相駑馬之利

多得相千里馬之利少君又如之至於治馬則駑駘者以駿羸者以肥療其病瘍灌而行之劑之法本周官恩及獸畜其絕藝又有如此體性肥少疾十四之夕微感風寒不以爲意廿三乃劇猶寂靜安閒神思不亂廿五未刻子有札致君求藥君笑領之有頃太夫人扶杖至牀次子體義掖君而起太夫人呼之則曰兒自在不用心憂反席未安而沒矣嗚呼痛哉君生於有明崇禎辛未六月三十日寅時終於己巳歲四月二十五日酉時得年五十有九元配羅氏繼室馬氏側室陳氏子體仁番禺諸生體義番禺武諸生皆陳氏出女馬氏出體義娶廣海衛守戎梁君先聲長女女適副戎曾君良學次

子國學生子勳孫二人祖光體仁出祖裕體義出嗚呼
以君之德於洪範五福皆獲其全傳以壽爲百二十年
短者半之君年甫六十亦云下壽所憾者敬而忠養雖
終孝子之身而未得終孝子之心耳嗚呼復何言哉當
世立言君子與君知交者不少其人倘爲哀些之辭以
光泉路其亦以予所爲狀賜之采擇則君之行事益可
以傳矣謹狀

繼室王氏孺人行略

孺人姓王氏字舉姜陝西榆林衛人祖諱威爲東西二
邊大將著有軍功父都督公壯猷當崇禎時從督師孫
傳庭剿賊關中以威名爲賊所憚乙酉之秋有義士郭

雄麗者起兵耀州張果巖自邵陽轉戰至慶陽皆大破敵公與總兵黃色俊因榆林叛卒建義旗於圍林驛以應之既而兩戰皆敗敵使人說公降附公曰吾榆林王氏祖父昆弟世爲天朝將帥吾亦受國厚恩不可以辱投城下而死一子年十餘歲殉焉是時舉姜生始三日母任夫人懷之以走侯公家侯公之妻舉姜之諸姑也新歿有子匡國在襁褓任夫人左乳匡國右乳舉姜血淚不絕於頤孀守十有七年而沒舉姜既長姿容端麗性復幽閒貞靜嘗讀列女傳至少君德耀慕之侯公及繼室趙夫人篤愛以爲己女欲得才賢之士爲配趙公彝鼎者趙夫人之弟也以參將分守代州有威重而慷

慨好士與富平李子因篤交最歡侯公託趙公求壻趙
更以屬李子丙午予有事舉山賦西嶽詩百韻李子見
而驚嘆以書告趙及副使陳公上年皆使使來迎將至
代李子先入爲蹇修副使納幣趙喜曰吾有以報侯公
矣予固辭母在天南娶而不告於禮不可趙留之幕府
疾遣騎士告侯先是侯公之兄鶴慶太守公判固原州
留家固原以故舉姜在焉使至侯公問狀則以西嶽詩
對舉姜聞之曰是隱君子耶無愧吾先將軍矣於是舉
姜自固原啓行入蕭關出潼谷踰于黃河登頓霍太山
之坂凡三千里而至代旣嬪則謂予曰吾父忠兄孝湏
夫子之文以傳然夫子高隱亦湏妾也與俱予曰昔者

古丈夫與毛女玉姜當秦之亡同棲舉嶽子心甚慕之
今予更字舉夫而以舉姜字子矣舉姜曰甚善然夫子
謂吾秦女必期終隱於秦耶吾姑老矣方與而弟而妹
僻處于羅浮羅浮亦仙靈窟宅也盍相與歸乎戊申秋
九月遂行女阿雁生始四十有七日舉姜襁抱以出雁
門歷雲中上谷踰軍都關邊風嚴寒雨雪綏綏不止人
馬僵仆者日凡三四至京欲少淹留以候春暖舉姜不
可於是買舟直沽斧冰以行至濟寧河腹盡堅乃復舍
舟而陸雪深坭滑二騾子駕一大車匍匐不前予數下
騎扶車夫婦相困頓道上歲逼小除乃渡江止秦淮而
休焉明年己酉秋八月始抵番禺故里斯時也吾母喜

率姜之能來舍西北高爽之居而就東南暑濕亟稱之
曰孝哉婦孝哉婦既受家政與仲娣婉婉聽從事無大
小必以請雖秦粵語音閩未盡通然先意承志輒能得
吾母之歡心吾母膳羞亦豐亦潔子貧嘗以其貴家子
朝夕拮据爲苦率姜顧甚安以適也獨是寓廬湫隘無
以爲寢處之安吏部尹公源進者方治園林遂相要移
家東莞以今庚戌春正月十一日赴焉掃除未畢而率
姜以小產中風一夕卒矣是爲月之二十七日也嗚呼
天乎何喪子孝婦之速不使偕老百年終其共養之志
乎予茲七十之親其何以止其淚之浪浪乎無婦則吾
母不能得婦之養今有婦適以傷吾母之心昔吾母三

年而望婦欲一見新婦而死斯言甚悲今也婦萬里而
就姑不憚閒關之苦乃一見姑而遂以死也予何辜於
天致母之不得有婦而婦之不得有姑兩齡之女並不
得有其母乎使非吾母無依予縱不哭而神傷亦安能
不爲婦而死也乎峯姜生將門而樂儒素自歸子食菲
衣粗不厭所苦者嶺南毒熱水土難嘗入冬來數數患
病病輒腹中脹懣自恃壯年弗藥竟以此死距其生於
丙戌正月七日得年二十有四餘二十日已耳嗚呼痛
哉誠知峯姜夭折如此亦何忍萬里攜歸使其魂爽羈
孤不得依依於所親也當在雁門時毳幕月明峯姜數
持胡琵琶彈甘涼州諸曲以爲予歡女奴前進葡萄之

醞及榆肉沙雞之羹飲啖未終清笳驟發戰馬羣嘶淒涼嗚咽之聲夫婦爲之徬徨不寐已而其上關樓前望滹沱後瞻句注往往坐至夜半相樂也已而相悲欲留則吾親在彼欲去則舉姜之親在此而今已矣相樂者固不可常卽相悲者亦不可得而再矣舉姜性好文方學五言詩真書未就聰明善記離騷玉臺新咏及子述昏贈內諸詩一一能舉其辭刺繡巧絕兼能走馬射生鞦韆蹴鞠圍棋諸戲嗚呼其重可思也已子無以傳之當世立言君子倘憫其賢淑及乃父乃兄忠孝錫以誄辭則舉姜死且不朽

繼室黎氏孺人行略

六世刺賊卒

孺人姓黎氏東莞人年十六母陳媪卒兄行賈南寧未返孺人獨與其父海雲公居織作組紉以養親戚稱之幼知書能作五七言詩以教里中諸女士先是予喪舉姜有悼亡詩數十章爲莞中人傳誦孺人見而悲之以爲情文兼至也予自舉姜之沒私謂世之聰明端淑女子當無復有繼之者自顧何人有一舉姜爲之先豈復有一舉姜以爲之後耶一日有以孺人來言者吾母親往視之見其容止靜莊應對有度左圖書而右鍼纈手作口吟晨夕不輟以爲有古賢媛風心甚悅之數數遣媒以求予亦念家無冢婦不可以承宗祧旣聞孺人甚才以問筮人則得歸妹之上六筮人曰此婚而不終者

也會有雷陽之行不果納幣比歸而媒氏來言彼女自重其才然其意中亦似有一舉夫也者今病且日甚矣古美女之篇有曰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彼女之謂也蓋早諧之歲辛亥小除始迎焉孺人既歸以予潔身弗仕有當於古逸民之高爲詩見贈有曰道因磨鏡重名以賃春香予則以束皙補亡之詩爲孺人誦曰予夫婦以此爲師矣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予之謂也被居之子色思其柔馨爾夕膳潔爾晨羞子之謂也而題所居曰舉陔以見其志云孺人體素虛羸先是癸丑秋產一子未期而又有身子飲無乳孺人日以乾柿甘蕉嚼飯哺子乃

益瘁劬未幾子母得風癱之疾手足拘攣不能自運孺人日執碗箸飯姑爲姑盥櫛著衣裳撫摩抑搔無須臾而離床下雖甚病羸未嘗取其勞於叔娣也當殘臘天寒雞未二鳴而起取糜粥雞子以啖姑諸妾媵輩方熟寐未之知也其待親戚有禮與娣姒女叔友愛無閒言於妾婢寬慈靡有疾厲言色子母嘗謂孺人恭儉溫柔蓋多得詩人之教然亦其天性所致云甲寅春予從軍於楚旣行而孺人產一女又患疝瘡左右乳兒及女乳益少兒瘦而黃始備一食母以分乳而敵人偵知予上書言兵惡之將遣兵潛捕家口孺人倉卒扶姑昏夜一舟茫然不知所適而食母弗能從也比至沙亭之鄉炎

毒所蒸癰疽潰發孺人側臥地上膿血淋漓兩嬰兒蹲
伏胸閒啜乳乳益不飽晝夜交啼墟市遙遠罕魚瀋肉
羹之滋日得一味以進姑姑食無餽餘孺人但以齏鹽
強飯而已方是時予建義始安爲某大將軍監督漢土
官兵進取敵人聞之又將不利於予家孺人提挈十口
朝茭塘而夕大埔奔走不寧已而楚中所遣六將軍之
師西至端州閩中所遣兩將軍之師東至惠陽而大埔
邊山之寇乘機爲亂於是孺人復趣佛山風雨中漁篷
破漏寒噤蒲伏竟日炊煙不能舉水苦淺船刺不前亂
兵騰踏而至孺人益驚悸無人色而病自此篤矣丙辰
春二月予謝事歸方服冠帶拜親孺人強起陪拜執爵

稱賀旣而假館友人甫上輿見有鼻空棺而過者孺人心惡之是夕遂謂予曰妾忍死三年備嘗艱苦賴天之靈得老姑稚子無恙今事畢矣古詩云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妾今者殆將死矣因泣下沾衣不能已予以好語慰之更延二醫卒不效越十餘日所產之女病殤孺人益悲痛海雲公自東莞來年八十餘矣氣喘急無言但撫孺人而泣孺人血淚交頤亦但泣六月之四日遂爾不起嗚呼痛哉計孺人生於丙戌年二十六始歸予年三十一而終得與予爲夫婦者僅及五載而五載之中朝暮相見又僅得二十有三月憂貧患疾之日殆幾半之其生也與舉姜同年而皆天命不永

舉姜爲予之婦亦僅二十有八月所生一女相繼而亡
孺人今猶幸有一子也予無所得於舉姜今猶幸有所
得於孺人也孺人諱靜卿字綠眉少善學禪嘗自稱綠
眉道人所居樓名曰道香詩卷則曰道香樓集旣沒予
於箱篋得數絕有曰一片蒼苔紅不滅落花爭似淚痕
多蓋寄予之作也嗚呼一何心悲至此予竊自悔以孺
人賢而有文可以爲閨中性命之友顧乃違違家室從
事疆場爲三載之別以累孺人其毋乃非人情也耶猶
幸及早辭歸得周旋於四十四日之中以與孺人相訣
也孺人殯宮在佛山以客次弗克久留是月十三日卽
祔葬先公涌口之丘與舉姜同穴舉姜其亦不孤也已

獨是墓門無銘不獲與舉姜並傳則子益有負孺人無以爲泉下之慰用是粗述行事率其所生子明道技淚以請於二三君子其尙以哀舉姜之哀者而哀孺人以銘舉姜之銘者而銘孺人則孺人亦死且不朽

翁山文外卷四

番禺屈大均撰

論

孟屈二子論

孟子生戰國時所言必稱堯舜屈子亦然孟子精於詩書春秋所言必稱三經屈子亦然離騷諸篇忠厚悱惻兼風雅而有之風雅經也離騷傳也亦經也其有功於三百篇視卜氏序端木氏說爲優惜孟子與之同時知詩亡而春秋作不知詩亡而離騷作一鄒一楚竟未同堂講論也亦屈子沒而離騷乃傳於楚中國不及聞之故孟子不及知之蓋屈子之不幸亦楚之不幸也使屈

子如遇孟子必將薦孟子於楚孟子而用於楚以仁義之道行之安知不以楚王猶反手如所期於齊梁也哉嗟夫吾儒爲學以師友爲先孔子平生所嚴事有老子老萊子所與納交有伯玉晏嬰子產溫伯雪子諸人使者往來情辭敦雅獨孟子有私淑而無朋友使得見屈子之博聞強記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必且喜而忘寐以爲天下之賢大夫而交歡恐後也接輿楚之狂也衰鳳之歌爲楚辭之始而孔子不得與之言三閭楚之狷也懷沙之賦爲楚辭之終而孟子亦不得與之言嗟夫古之聖賢其得友之難如此

翁山文外卷五

番禺屈大均撰

說

春秋說

春秋者周之大典乃周公之所制作傳稱備物典策以賜伯禽者蓋自伯禽至惠公凡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載策書所謂遵周公之典以序事者也首書曰王在春正之閒蓋教天下以尊王韓宣子見之以爲周禮在魯是也夫正月而書之曰王禮莫大焉以爲周禮在魯是則周史亦在魯矣是則春秋爲天子之史非諸侯之史爲天下之史非一國之史明矣斯書也乃魯良史之所

爲而夫子不及見所及見者隱公以下之春秋故春秋
始自隱公非夫子削去隱公以前而不錄也書曰王某
月蓋亦隱公以前春秋之文周公之所定制者所謂及
史之闕文也顧炎武云大抵天子之史可以不書王尙
書中一一可考諸侯史必宜書王考廣川書跋載姜鼎
銘曰惟王十月乙亥博古圖載周仲偁父鼎銘曰維王
五月初吉丁亥齊侯鐫鐘銘曰維王五月辰在戊寅當
時諸國皆以尊王正爲法夫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春
秋之書王亦非出自己見也大都謂所以然者春者天
之所有正月者王之所有王則諸侯之所有也天子有
天之春諸侯有天子之正月不書之曰王正月則諸侯

自有其正月而非王之正月矣天子不得有其春而以歸之於天諸侯不得有其正月而以歸之王斯之謂禮也炎武又云天子之史可以書月而不書時者考之尙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午朏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子朏此言月而不言時者也其他鐘鼎古文多如此其言時而不言月者惟泰誓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金縢秋大熟是也春秋時月並舉爲夫子之特筆其意以爲天子奉天之時諸侯奉天子之月天子不敢忘天之時是之謂能尊天諸

侯不敢忘天子之正月是之謂能尊王也不敢忘天子之正月故每月告朔不告朔而猶供餼羊夫子謂留之則爲禮去之則爲羊書王之文亦我愛其禮之意夫子之無可如何者也斯說得之

歸儒說

子二十有二而學禪既又學玄年三十而始知其非乃盡棄之復從事於吾儒蓋以吾儒能兼二氏而二氏不能兼吾儒有二氏不可以無吾儒而有吾儒則可以無二氏云爾故嘗謂人曰子昔之於二氏也蓋有故而逃焉子之不得已也夫不得已而逃則吾之志必將不終於二氏者吾則未嘗獲罪於吾儒也逃之而復能歸得

已而歸則吾之志必將終於吾儒者則吾亦未嘗獲罪於二氏也今使二氏以吾爲叛羣而攻之吾之幸也使吾儒以吾爲叛羣而招之斯吾之不幸也又使天下二氏之人皆如吾之叛之而二氏之門無人焉吾之幸也使天下儒者之人皆如吾之始逃之而終歸之而吾儒之門有人焉則又吾之幸也然昔者吾之逃也行儒之行而言二氏之言今之歸也行儒之行而言儒者之言而人以爲未盡合於吾儒也以爲新會餘姚之言猶似夫禪之言也吾竊以爲不然夫新會餘姚孔門之冢子豕孫也新會曰致虛餘姚曰致知夫非大學明德中庸明善之旨耶世之嘵嘵者以爲似禪豈惟不知儒抑且

不知禪之爲禪矣嗟夫今天下不惟無儒也亦且無禪
禪至今日亦且如吾儒之不能純一矣故夫以儒爲禪
禪者學之失其所以爲禪以禪爲儒儒者學之失其所
以爲儒皆不可也知其不可而棄之能知儒之精斯知
禪之精矣禪之精盡在於儒欲知禪之精求之於儒而
可得矣子誠越人也知有新會餘姚而已矣言新會餘
姚之言知者以爲儒不知者以爲禪亦惟天下人之所
指而何容辯焉處則以新會爲師出則以餘姚爲法誠
禪也而一以之立德一以之立功亦奚傷乎其爲禪也
耶而況於似禪也耶

林叔吾名說

林叔吾名梧嘗以非罪被繫既得脫因變其名曰樅子
爲之說曰魯連子有言松樅高千仞而無枝非憂王室
之無柱松之與樅其並稱也久矣今夫樅之爲木也其
葉松其身柏視其葉則以爲松也視其身則以爲柏也
樅之所以爲樅者何在乎吾知之矣蓋樅無葉以松爲
之葉樅無身以柏爲之身是樅也卽松也柏也有松柏
之實而無松柏之名樅之所以善藏其美也尸子云松
柏之鼠不知堂室之有美樅樅乎能隱其美使人知有
松有柏而不知有樅樅乎吾知汝而今免矣

爲翁生更名說

癸亥之歲閏六月七日晨起讀書臥蓼之軒有客叩門

視其刺則書曰翁山也問之曰家在慈谿有翁山焉子
姓翁因以山爲名耳然先生之以翁山字也何居曰予
之鄉有翁源縣其北亦有翁山予早歲夢登其上一白
玉臺峻立可千仞一人散髮麤衣手執書端坐弗動旁
有一人指曰此子之前身所謂翁山者也予覺因以翁
山爲字予性好遊爲山水之觀者半天下五嶽皆有足
跡焉而獨未至翁山以爲夢中嘗至焉斯至之矣又以
予字翁山斯卽翁山矣山者一卷之石未必有以勝乎
人謂山而有以勝乎人匪惟不知人且不知山今子姓
翁而以山爲名也其亦以爲是卽翁山耶若是則子與
予其亦何別然吾聞易之睽矣曰君子以同而異蓋聖

人之道惟異乃所以爲同同則不同異乃同也天與地以異而相通山與澤以異而相感男與女以異而相成則翁山亦必與翁山異而後其交乃固子姓翁因以山爲名翁其不可易者也山其可易者也子姓屈而因夢以翁山爲字無所繫於身世之重翁山其皆可易者也然而子三十年來遊歷四方天下人無不知有翁山者則翁山亦可易而不可易者也且子年倍長於子子宜遜子則請易子之名以爲異不易子之字以爲同其亦有合於大易之旨耶易又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則竟易子之名於山之旁又益一山其字爲岫其美蓋有五焉有山之實而無山之名於道爲盛德不居一

也二山並立爲岫各止其所有兼山之勢合乎艮象艮而不見其身身且不見何有於人則子之道其有得於時止則止二也予得一山而子乃得二若太率之有少率太室之有少室三也岫之爲象又如羅與浮然二山合而成體浮傳於羅而羅不拒於以見羅之能大羅爲浮主而浮不去於以見浮之善因四也凡字多有偶故水偶而爲林其音曰委山偶而爲岫其音曰辛岫旣音辛則與山之音迥異使人皆稱子爲翁岫不曰翁山子旣有退然善讓之名又有以自見無嫌相似五也子一易其名而五者之美咸具亦何所靳而不爲且子嘗受業於吾兄孝廉之門則子也又有師叔父之誼子爲子

更名弗爲僭子爲子更名弗爲諂道應爾爾子必從之
得齋說

五玉蔡子嘗自稱曰得齋以予能知其所得有以異乎
世儒之所謂得也而屬予爲之說予嘗讀易至日月得
天而能久照恍然曰嗟夫日月者以天爲心人以心爲
天日月不得乎天無以爲日月人不得乎心無以爲聖
人昔者聖人作易專以日月爲言蓋以天不可見可見
者日月日月之中有天焉非天無以爲光明見日月之
光明斯見天之精神所在矣人之心天也日月得之以
爲日月人得之以爲聖人不得之且無以爲人然何以
得之其以無思得之無思而未嘗無思乎其以不學得

之不學而未嘗不學乎學在不學之中乎思在無思之中乎誠如是而久之豁然見夫天之所以爲日月者未嘗有光明其光明皆自於我而日用之間視聽言動無一非吾之所以爲日月者之所爲於是而謂日月之得天乃得之於我日月之光明乃我之光明其皆可矣蔡子曰然古之大賢以日月比仲尼豈惟仲尼雖愚夫愚婦皆然日月不能爲愚夫愚婦而愚夫愚婦能爲日月子之言皆吾之言也子言之吾可以不言雖言亦無以加於吾子子因曰子今者年二十餘爲詩高出以其深沈之思爲制義多根極理道之言人皆知子之才不知子之中有所得也鏡之相照以兩光兩光之相合則兩

忘其鏡尙在塵垢之中而子終日與之言彼固茫然不知其明如日月可鑑毫髮也予過子輒流連信宿談詩十之四談道十之六而未嘗有人旁聽也子固不欲人知然以得齋自稱則猶未能忘乎其所得也愚夫愚婦未得之而忘聖人得之而忘忘乎忘乎其吾與子之猶有事焉者乎孟子曰勿忘言乎其未得也

自字冷君說

予大均一字冷君冷君者山名在樂昌六瀧之上山高
大不減翁山其名又可愛而其音與靈均相似予爲三
閩之子姓學其人又學其文以大均爲名者思光大其
能兼風雅之辭與爭光日月之志也又以冷君爲字使

靈均之音長在於耳人一稱之不惟使子不忘靈均亦使天下之人不忘靈均斯子之所以爲慈孫之心也昔司馬長卿辭賦最盛乃三閭之高弟子然其名不以三閭而以藺相如徒學三閭之文不學其人吾嘗以爲大憾吾三閭之子姓也文可以不如三閭並可以不如長卿而爲人則不可以不如三閭而如長卿噫嘻自今以往其益以修能爲事以無負茲內美斯于高陽苗裔有光也哉

柏舟說示族中貞女賢姑

吾屈氏在新會大月滘有曰無隱者吾之族弟也其女曰賢姑以許同邑諸生莫贊倩未行而贊倩死姑衰絰

奔喪不歸誓死守志今閱數年於茲矣其家甚貧姑能
力作以養其堂上兩代姑兩代姑亦皆早寡一門之內
有三共姜焉姑幼知書於毛詩甚習於是予作柏舟說
以示姑曰今夫女子失所天而無依倚其猶柏舟之在
中河乎汎汎隨流靡有所主其亦可以他適矣而共姜
執義以爲柏之爲木與松爲偶皆有歲寒後凋之操松
爲夫而柏爲婦松旣不存柏亦安附又柏之爲舟松之
所乘焉者也無松則柏爲空舟中無所載故不隨流而
下上婦失其夫其情事與之相同矢無他適柏之舟其
有以教我矣嗚呼共姜之所以爲貞者如此且共姜當
日亦未嘗嫁與共伯也而自兩髦之髮已定其我儀我

特之分矣與之齊而終身不改未與之齊而亦終身不改此卽伯夷之所以不從周王蠋之所以不仕燕也節士之心以純一爲仁求則得之兒女子何獨不然姑勉乎哉予嘗爲未嫁殉夫者傳自崇禎以來凡若而人皆爲之論贊當更錄一通以示姑

紫陽易墨說

吾友正路程君所爲墨一笏繫以一卦一函八笏凡繫卦者八卦則繫以大象之辭是爲易墨程君生長紫陽之鄉又名曰紫陽易墨以示大均使爲說大均謂古聖人制器尙象皆取諸卦蓋欲天下人學易因卦象而窮神知化以爲德之盛也墨者器之一故得乾坤之墨者

得天地之器者也則思有以學夫天地焉得坎離之墨者得日月之器者也則思有以學夫日月焉得震巽之墨者得風雷之器者也則思有以學夫風雷焉得艮兌之墨者得山澤之器者也則思有以學夫山澤焉如是而程君之墨始不虛爲天下之至精至神得其一笏已足爲富有之大業日新之盛德不待求之於四聖之圖書與夫二傳十翼而學易之功已畢矣噫嘻此非程君之以墨爲教墨成而教思已無窮耶子學易者也學之於天地之大器而不足學之於萬物之小器而有餘程君之墨又將奉以爲師矣

侯官林茂之先生有一萬麻錢繫臂五十餘載泰州吳野人爲賦一錢行以贈之予亦有一錢文曰永麻通寶其銅紅其字小篆錢式特大懷之三十有一年矣歲己未客游陪京當暑解衣裾黃岡杜子皇見之太息取少陵留得一錢看之句賦詩見贈予爲長篇以答亦名之曰一錢行嗟乎茂之生于萬麻其懷一萬麻錢也不敢忘其所生之君父也予也長於永麻其懷一永麻錢也不敢忘其所長之君父也生爲春之仁長爲夏之仁茂之得春之仁年九十餘而終予得夏之仁年今四十有九矣其能如茂之至于大耋或更至于期頤以爲國之大老亦未可知錢以黃錦囊貯之黃絲繫之或在左肘

或在右肱願與之同永其命錢在則吾長在吾長在則將無所不在所關者大夫豈徒以爲古物之可寶而已哉。

畫竹說

竹一名冬生草竹與梅皆得一陽初復之氣最先故梅花於冬至竹萌於冬至梅者陽木故冬至時以地中火足而花竹陽艸故冬至時以地中雷動而萌梅之花爲眾木之所資始竹之萌爲眾艸之所資始於艸木之所資始而可以見乾之元矣然見之而以辭繫之不如以筆圖之愈可以形容剛長之妙嚴子止峰善畫竹其筆如春雷初復於地中而爲苞笋繼大壯於天上而爲竹

苞笋爲籜龍而勃然其怒而中節也竹爲籠葱而茂盛
其喜而中節也其怒也爲乾之元所生其喜也爲乾之
亨所成蓋嚴子之畫竹非畫竹所以圖易人見以爲竹
且畫之竹吾見以爲易且非圖之易噫嘻竹乎易乎以
爲竹竹不受也以爲易易亦不受也不受者必有其受
者也嚴子其爲予言

翁山文外卷六

番禺屈大均撰

碑

重修翁源縣學碑

代

韶之屬惟翁源山川最勝有八泉焉分流翁山之下汪洋澎湃是爲翁溪之水學宮當其南清波照映源深流長爲邑中之靈境大令戴君某甫下車顧瞻學宮而樂之爲捐俸錢修飾巍然煥然俾與山川相稱又買書田築號舍俾諸生講業有所弦誦有瞻諸童蒙無師則代之陳酒殽出脩脯敦請二三名儒以爲教嗚呼戴君之心亦可謂勤而篤至也哉易之象天地既闢則以師次

君師之道以養爲教故蒙曰蒙以養正養者何養其身
以田以室養其心以仁以義以忠信如泉之果行焉如
山之育德焉而後聖功乃幾於成翁溪之水山下所出
乃泉之最初未至于再至于三者也爲師者視童蒙之
心如源泉然使之毋失其初毋悖其本其朴者孝弟力
田從事於鄉約之中其秀者窮六經習文藝黽勉於宮
墻之內將見賢才輩出如泉之湍流感沸晝夜不窮以
供國家一代之用斯不亦彬彬乎文教之盛也哉戴君
延師之功視修學爲大然翁源僻處山谷地廣人稀爲
師者嘗患不得其人昔子之武城先以得人爲問得其
人蓋所以爲教也世有澹臺子羽遊歷四方以友教士

大夫爲事者戴君其更求之俾旁近州縣皆以之爲法
是又予之所厚望也夫

三都義學碑記

代

永安城東北紫金山脊舊有紫金書院歲久傾圮丙寅
秋某奉命來宰斯邑始捐俸新之集古名寬得琴江三
都人士讀書其閒出脯修具館穀延社師一人以爲都
講人士之來學者遠近如歸某因易名曰三都義學以
報我撫軍大中丞公之命而爲之記曰易之兌君子以
朋友講習我永安三都之地巖岫迴環溪流綿絡人士
所處僻遠者多疆域中方七百里不五里而四五涉溪
不十里而六七踰嶺繭足至縣往往橫經無所敬業樂

羣無居夫進德修業貴其時又貴及其地及其地而後
有朋友有朋友而後有師惟此義學其地脈自描眉三
殿而來一起而爲元峰再起而爲紫金山磨崖之刻識
記傳臚昔人以爲靈秀所鍾橫久必發而其前有雞冠
之嶂銳峰八九其象皆如卓筆是皆我三都人士異日
者大魁天下之具義學旣成尙負笈濟濟而來樂玩居
安貫穿經史有暇則歌詩鼓琴爾優爾游以羽翼聖賢
之業相期以堯舜君民之道相勉俾我國家得人於是
乎在豈非炎方下邑之盛事乎哉

明死事都督同知羽公墓碑

公諱鳳麒初名騰龍字冲漢其先回紇國人也少祖士

夫成化時兩廣獠人作亂朝以都督同知趙輔爲征蠻將軍以右僉都御史韓雍贊理軍務雍上疏請調南京達官軍千餘至軍用其騎射使偏將率爲前鋒詔許之師至潯州大藤峽藍槃諸獠以數萬衆來拒伏藥弩標鎗林箐間出沒不測雍麾達官軍奪險先登所向摧滅賊平雍進左副都御史輔封武靖伯達官軍頭目羽士夫馬黑麻等大小百餘人加授指揮使揮同揮僉鎮撫千百戶等世襲安插廣州四衛設大東小東二營西營竹筒營以居之公士夫之裔孫也崇禎閒襲指揮使永厯元年以擁戴加都督同知六年庚寅春廣州被圍總督江寧侯杜永和與諸將力守公守正南門晝夜不懈

十一月三日城陷永和開門遯走浮家屬瓊海而南諸將以艤艦邀公同去公痛罵不從舉家百餘人亦不令去敵入公戎服縊死家中男女悉被俘事定廣州人知其事以公與徽三浮馬承祖爲死難三教門並稱者閒以語予予嘗撰有明四朝成仁錄中有前廣州死難諸臣傳後廣州死難諸臣傳凡得十餘人皆文臣也武臣則前死者有守備余述之後死者有都司崔應龍守備郭瑤與公爲三皆非統兵握大將權膺侯伯之封者也而能與城存亡以死報國皎然不欺其志豈非忠烈偉丈夫哉嗟乎公之身世祿之身也家亦世祿之家也公不愛其身遂亦不愛其家視一家之人如一城視一

城之人如一家死則俱死無使一家之人一官三舍有負於一城之人是又公之仁而且義也城旣被屠公之子應翺甫八齡以稚小不死得贖以歸越四十餘年子遇之濠畔之肆知其姓羽則曰諱某某公者君知之乎曰是吾父沖漢公也子驚喜語以爲公作傳之故應翺流涕再拜因乞子爲公墓上之碑墓在廣州大北門外流花橋西虛墓也虛墓而子表之公於是無體魄而有體魄矣系以辭曰

南門乘墉自春徂冬臂爲鴈翅橫絕西東公之死守敵弗克攻西關之鸞范伯不忠佛狼巨礮反擊豐隆羸身受鎬公當其衝城亡慷慨以死自雄髑髏臺上大首惟

公國殤百萬於爾尊崇招魂而葬抔土中空千秋毅魄

永保佗宮

范伯名承恩

馬氏義壟碑

寧國馬君三畏葬其先人南京羽林前衛指揮使管太平營務都司事文字先生諱尙英於廣州北郊之馬岡山以其地周十三畝有奇兆域頗廣因施之以爲義壟歷十餘年葬者纍纍皆滿君又買地馬寵五畝有奇以益之於是蒿里之間喪無新故鮮有棄而不葬者君慮歲久遠羨道見侵乞予爲文勒諸石子以君仁孝葬其親以及人之親聚斂魂魄無賢與愚皆以其親之鬱鬱佳城以爲歸無論穀棺葛綬卽蘧蔭裹體聚沙爲牀亦

因君免於暴露各有藏工毋悲鄉土其德君也誠可謂
下徹重泉者矣掩骼埋骼亦何必古之哲王也哉系以
銘曰

嗟君先塋封樹甫畢以其四垂爲大幽室施彼無歸俾
藏魄質鬼無畜哀魂相膠黏旣免烏鳶飛土之彈腐肉
客豪亦逃虎啣復土卽平潛寐長佚毋衣以薪有周以
聖上無臭通下無濩出牛馬乘之故草仍芽冥漠者君
感子存恤錫類大仁繇生及卒無葬於園下殤如一與
彼工封同其寧宓有雄國殤首離勿失盜蹠所膾襄子
所漆咸藉黃壤蜃灰厚實黃罌白甄大小相望枯骨誰
讎中野猶恍彼墜諸淵我加諸膝精爽有知歛歔陰隲

與子先公宅兆爲匹穿竈相從族葬亦吉墓奠爲尸時
霑馨飭孝恭雜墳祭多牲饌向陰向陽求食毋_也京兆
長阡磐石可必惠連古冢毋崩蟻垤四畔溝兆行人是
蹕告墓大夫俾爾劑劓墓厲其巡使無侵軼白楊悲風
蒼蒿悽凜與公千年保無見日

翁山文外卷六

翁山文外卷七

番禺屈大均撰

墓表

先考澹足公處士四松阡表

友姪湯晉煥諱

先考諱宜遇字原楚別號澹足姓屈氏生於番禺之沙亭蓋宋紹興閒自關中來爲南屈之祖迪功郎翰林誠齋公諱禹勤之第十七世孫也幼遭家多難寄養於南海之邵氏嘗以魏恭簡公本姓李氏冒莊渠魏氏歷三世而不能復以爲不孝之大故公年四十有八以不孝孤大均初補諸生卽携歸沙亭謁廟復姓屈氏然當大父思道公大母譚安人存時公時時潛歸沙亭奉養備

至及既沒與仲父叔父殯葬如禮起冢植松楸復蒸嘗
舊業族之人咸以爲孝焉公治諸生業不售以多病遂
精醫理爲人診治不責其謝或風雨昏夜有來求請必
持藥齊以往所活貧窶人以數百計有暇輒飲酒鼓琴
讀醫書與經史百家相閒課大均至嚴日誦不問何書
必以數千言爲率親爲講解弗以諉之塾師也家貧每
得金必以購書謂大均曰吾以書爲田將以遺汝吾家
可無田不可無書汝能多讀書是則厥父播厥子耘耔
而有秋可期矣比隆武二年丙戌十有二月廣州陷公
攜吾母夫人黃及大均兩弟兩妹返沙亭則曰自今以
後汝其以田爲書日事耦耕無所庸其弦誦也吾爲荷

條丈人汝爲丈人之二子昔之時不仕無義今之時龍
荒之有神夏之亡有甚於春秋之世者仕則無義潔其
身所以存大倫也小子勉之比永明王卽眞梧州乃喜
曰復有君矣汝其出而獻策或邀一命以爲榮可也大
均旣赴肇慶行在上中興六大典書以大學士王公化
澄薦引將得服官中秘聞公寢疾遄歸則公擐冠藤杖
徜徉林壑方欲采藥羅浮以圖仙舉也是冬十有一月
復病甫十日遂爾不起是爲永厯三年己丑之十二月
五日距公生於萬厯二十六年戊戌四月二十有四日
得年僅五十有二未能中壽也嗚呼痛哉大均哭奉遺
命於十世祖野藪公涌口之山卜得一穴左襟落雁右

帶迴溪三峰在前一峰在後坐坤向艮之原以葬而以
金留得四松蒼蒼競秀其高六七丈許望而知爲華表
也敝廬在墓之南咫尺相望依稀四松之聲色在窗戶
閒每風雨大作未嘗不以四松摧折爲憂而以禱之於
山靈也噫嘻自今以往子子孫孫其永以四松爲命朝
夕保之不敢望於四松之外有所益第期於四松之中
無所損斯亦孝慈之一端也已墓之下有鵝鴨地村兩
弟大城大城以時巡行其際毋使樵蘇躑躅牛羊牧之
虛其前以俟異時樹神道碑而旁列石人石馬焉公多
陰德子孫必當有興者系以辭曰

吾屈之先高陽末裔左徒懷忠子孫勿替三戶亡秦功

在漢世少祖關中南從宋帝來遷番禺沙亭留滯我父
府君爲十七系隱德幽貞早而蟬蛻教兒不仕大義所
繫求仁不得斯爲罪戾鼎俎蕨薇吾享而祭五旬委順
以身疣贅先朝髮膚毫末無敝所遺一編春秋事例戎
夏尊攘桓文節制曰吾之志汝求善繼兒實不孝無能
匡濟四方所營徒勞智慧作聖而狂好勇而蔽人謀一
傾天步其蹶遺體苟全墓門是誓馬鬣一丘龍鱗百歲
白鶴不歸黃泉久閉嗚呼皇考魂靈毋逝被髮騎龍助
予乘勢

伯兄白園先生墓表

伯兄屈氏諱士燦字賁士一字白園番禺之沙亭鄉人

也高祖諱一鰲嘉靖閒舉人父諱驥崇禎庚午科武舉伯兄生而聰敏幼卽能文未弱冠舉隆武乙酉科鄉試明年丙戌丁父憂其冬以廣州失守益哀痛不欲生存會 永明王立以丁亥爲永厯元年明年戊子三月惠國公李成棟反正伯兄亟走梧州迎蹕上時務一疏官授中書舍人奉 命還娶先是元年春義師四起伯兄盡破家產以從與仲兄泰士衰經行軍初入羅浮糾合十三營壯士得數千人與赴文烈侯張公家玉之師未至而文烈戰敗增城未幾忠烈侯陳公子壯之師起南海兵部尙書陳公邦彥之師起順德合攻廣州城不克忠烈走高明尙書走清遠嬰城死守尙書數有書使伯

兄爲應尋被俘臨難作絕命詞數章有還同屈子俱沈
之句蓋指三閭大夫也而伯兄與尙書爲同門友伯兄
顧以爲口實慷慨語人曰此讖也安知吾異日不爲陳
公續耶至是雖官清華然非己意再上疏請執爰先死
封疆弗許四年庚寅春南雄失守車車駕復幸梧州伯
兄遂拜表辭朝與仲兄遙歸聯絡山海義旗亟援省會
拮据數月始辦一蒼頭異軍以出而守將江寧伯杜永
和忌之分其兵戍守石門已而廣州再陷八年甲午西
寧王李定國統帥王師下高雷廉三府伯兄移家羅浮
與仲兄閒道赴軍至則定國以攻新會失利撤兵還黔
矣三兄進退無計乃入化州西山以居時靖氛將軍鄧

耀屯軍龍門島中聞二兄名亟發蒙艫迎至有兩郡王
一巡撫六部監司知府以下數十人先在每宴會冠蓋
鱗集伯兄年少居末座然諸公有大議必顧問屈先生
以爲何如伯兄知無不言其令東請凌海將軍陳奇策
之援西解漳平伯周金湯之鬪近連交趾屬國遠結延
平水軍皆至計也已聞定國扈從入雲南進封晉王伯
兄使仲兄爲諸公齎表先行伯兄從交平特摩州入旣
至行在上書指陳利害語侵執政且極言秦王孫可
望之惡時議遷伯兄諫垣以其多言畏之乃轉禮部儀
制清吏司主事於是兵部侍郎冷孟鉅少詹楊在爲之
憤恚不平都給事齊環首出疏請以已位易伯兄太僕

卿蔡鍊繼之孟鉉在又繼之侍讀汪蛟復繼之同時五
疏皆言伯兄艱難險阻九死一生破先人之產絕老親
之裾與弱弟閒走交南匍匐詣闕而官秩卑微車服未
稱非所以獎厲瘁臣也伯兄聞之惶悚不自安久之奉
溫旨慰勞而已十一年丁酉八月充雲南同考試官得
士景同春等六人將典試四川未果行逾月而可望稱
兵犯闕晉王與蜀王劉文秀敗之於交水可望僅以三
百人脫走長沙其羽翼有保國公王尙禮者於朝中驕
橫無人臣禮伯兄上疏糾之尙禮大怒將遣健兒爲不
利皇親武靖侯王國璽力解之得免伯兄爲人纖柔謹
愿貌恂恂視若孺子而骯髒不畏強禦侃侃敢言人皆

笑以爲迂是冬冊封漳國公賜姓成功爲延平王內議
伯兄持節晉王不許十二年戊戌轉員外郎以賊可望
平朝臣皆晉階一級予覃恩二兄父誥贈奉直大夫協
正庶尹禮部儀制清吏司員外母劉封太宜人其夏掌
儀制司印初晉王爲人苛細慮諸道督學使者貪墨每
出行部較士奏遣一都司隨行謂之監試伯兄言其非
體罷之長至節江西瑞昌王與蜀府內江王爭列盛氣
至署詈責掾吏伯兄出曰蜀王之太祖十王子寧王之
兄玉牒具在王今欲亂之耶因上言喪亂之餘舊日天
潢存者無幾自當黽勉親親不宜自起戈矛以貽國蹙
會宗藩某王薨子幼弱不能自立伯兄疏言請命吉藩

收養教誨俟長襲封於是宗人府建議凡諸宗孤煢無告者悉以歸吉藩議出諸宗感焉凡署篆六月而雲南陷十二月望 上西走永昌百官倉卒隨幸敵騎追急日夜冒雨雪行凡七日始至楚雄伯兄病甚伏枕山寺旬餘而六軍入騰越矣十三年己亥四月 上幸緬甸晉王走木邦鞏昌王白文選亦走茶山二兄往依交水交水有宿將開國公趙印選者方以兵敗脫歸聞沅江土知府那嵩起兵復維摩州圍臨安府全滇響應於是使人邀二兄共事伯兄將令仲兄先赴沅江約師期未行而嵩復敗與其子崙闔家自焚死方是時敵人傾國在滇控弦三十餘萬分據要害知事不可爲矣乃決意

東歸叛臣洪承疇將委二兄某官二兄不可謂人臣之義君爲社稷亡則亡之吾不能亡之於緬甸豈可不亡之於番禺是時延平王賜姓成功方擁樓船數千一戰瓜洲遂抵白下南都城勢且降拔二兄亦欲浮牂牁大洋往從之故還番禺取道比抵家母子相持痛哭旋聞大行皇帝與皇太子遇難伯兄憤惋過傷遂得吞酸翻胃之病歷數月嘔吐頗平然遇春時輒發連歲苦之乙卯正月二十有九日遂爾不起距其生於天啟七年丁卯八月十二日凡得年四十有九嗚呼痛哉伯兄之死死於君然伯兄死於君壬寅之前人或知之死於君壬寅之後至于乙卯凡歷十有四年而哀愴之深始

終如一則惟仲兄知之予知之而已壬寅者 大行賓天之歲也嗚呼痛哉伯兄終時予方以廣西按察司副使監督安遠大將軍軍於桂林未及撫棺盡哀丙辰四月謝事歸則伯兄已祔葬於其先祖之塋矣塋在沙亭丁奇岡乙向之原元配盧氏雲南參政諱龍雲孫女誥封宜人後伯兄一年而卒與之合葬子一人嘉遂娶譚氏生孫一人昌女觀援許聘關氏子伯兄墓上之銘屬海內耆舊凋謝秉筆無人予姑爲之表志其大略他日將爲永厯遺臣錄以伯兄爲錄中之一人云

仲兄鐵井先生墓表

仲兄諱士煌字泰士一字鐵井伯兄白園先生之母弟

也隆武元年乙酉伯兄年十有九舉于鄉仲兄與予及族兄躍天皆年十六同爲督學副使林公佳鼎所錄充邑諸生有文名廣州人咸以吾家兄弟爲可羨云二年丙戌冬廣州破陷仲兄義不欲生子亦同懷忠憤有捐軀報國之志已而諸道義師蠡起張公家玉起東莞陳公子壯起南海黃公公輔起新會陳公邦彥起順德仲兄奉伯兄命往來諸軍約爲犄角會諸軍相繼潰敗永厯二年戊子惠國公李成棟反正伯兄走梧州擁戴拜中書科中書舍人仲兄以諸生在家奉母四年庚寅春南雄失守車駕西遷潯州伯兄拜表辭朝與仲兄特起一軍以援省會而總督杜永和者嫉之調往石門戍

守二兄智勇無所施憤惋久之是冬廣州再陷援師盡
降二兄乃逃跡西樵不出八年甲午聞西寧王李定國
統帥王師攻復高雷廉三府二兄微服從之至則定國
撤兵還黔矣靖氛將軍鄧耀者慕二兄之義迎至龍門
龍門者欽州海中巨島也南與牙山對峙東隘若門有
七十二逕從涌淪江西行可達交趾蓋粵西南之要害
也二兄依之將與兩郡王一僉都御史及六部監司太
守以下數十人合謀大治樓船煮海採珠收積古錢與
交趾互市以充軍需爲恢復瓊厓之計耀甚然之會
行在有詔使至言定國進封晉王扈從入滇中外義聲
大振於是諸公夜艸表趣仲兄先齎入賀伯兄稍留治

裝旣至闕廷仲兄引宋陳亮故事上書陳三大計六要
務且極言孫可望之惡時可望亦封親藩號曰秦王握
重兵居門庭內朝議方欲羈縻之兩相君陰使人來言
朝廷已悉君忠憤然封疆大計尙宜慎密章遂留中不
下伯兄繼至上言利害益切當路畏之欲處以臺諫及
詞林不果乃授禮部儀制司主事而仲兄得兵部司務
試職方司主事令持蠟詔使延平王軍及魯監國朝士
疏留之不果行十二年戊戌以孫賊平朝臣僉晉階一
級予覃恩二兄閒曹無事輒操觚爲諸勳鎮代撰勅封
誥命及謝表日不暇給無何敵兵大入其統軍信郡王
多羅鐸尼率我叛臣洪承疇等繇楚入滇留守漢陽王

馬進忠棄貴陽走仲兄憤恚上章數其失律棄城不戰
三罪不報雲南陷十二月望 上幸永昌二兄衝冒雨
雪晝夜兼行至楚雄 車駕已過大理勢不可追聞延
平王以舟師攻復鎮江已薄南京城下乃決策東還將
從大庾關取道以往比抵家太宜人相持慟哭所聘妻
蘇氏以仲兄七年於外死生未審鬱悒而終而第三弟
士煜亦已死難四年矣二兄此時俯仰悲酸欲行復止
踰歲爲十六年壬寅其四月二十五日 大行皇帝變
聞先一月有自雲南來者傳緬酋弒兄自立十五年辛
丑九月於亞哇城下以咒水戕殺御前文武無遺宗藩
松滋王及皇親王維恭黔國公沐天波文安侯馬吉祥

綏寧伯蒲纓以下大小臣五十餘人皆死二兄聞之深以不獲共命爲憾至是益痛憤成疾日研淚賦詩以寫其哀未幾而伯兄病沒矣始伯兄同產五人伯兄居長次仲兄次士煜次士灼次士煇士煇賢而有文先伯兄四年病鼻衄卒後三年士灼亦卒五人者獨仲兄僅存耳太宜人年八十餘每病哮氣息僅屬饘粥藥餌之奉惟仲兄一身是資仲兄性狷介不妄求取日以筆墨代耕稼有所得輒復匿迹山村一室偃臥人希見其顏色時論高之予沙亭屈氏舉宗干有餘人然道同志合窮苦不移在兄惟白園鐵井在弟惟予兄爲有鬲之遺臣弟亦青盲之義士三人者旦夕相依靡閒生死不謂仲

兄又奄然舍予而沒也仲兄旣沒太宜人膝前遂無一
子矣太宜人二十年閒哭子者四哭至仲兄而太宜人
之淚竭矣一兄三弟皆不獲永其年齡以終高堂之養
幸而仲兄年至五十有六也將謂一兄三弟之年盡與
仲兄豈知仲兄之年僅多於伯兄者七年伯兄不得五
十而仲兄亦復不得六十也嗚呼痛哉仲兄嘗恨不死
於庚子以前而死於壬寅以後壬寅以後患難之君臣
俱盡破碎之山河胥亡仲兄雖欲死之又寧有仲兄死
之所乎哉仲兄生於崇禎三年庚午與予同庚仲兄
二月予九月仲兄長予僅八月而鬚髮皓□□顏枯瘁
乍見如七八十歲人多疾病骨見衣表肌肉漸滑予每

以爲大憂病劇時方客廣州友人勸之返舍再三不可
揣其意蓋不欲太宜人見其彌留垂絕母子相訣有難
爲情者也沒時爲乙丑十有二月六日太宜人奔至城
中已無及矣嗚呼痛哉仲兄娶蘇氏生子二人長嘉遠
次嘉錫嘉遠聘教諭李某某之女女二人皆幼以丙寅
正月六日葬於丁奇岡某向之原予匍匐送之得盡一
哀因述其平生大槩以表諸墓

胡烈婦墓表

烈婦姓胡氏其父休寧人潮州參軍濺也參軍流寓惠
州以烈婦許嫁海豐葉氏子祖麟未幾祖麟病篤其母
欲得烈婦以事之請於參軍參軍慨然許之烈婦旣歸

事祖麟惟謹治藥餌朝夕不懈五閱月而祖麟竟死祖麟將死謂烈婦曰子有父母吾死汝卽歸寧烈婦泣曰吾已婦於君矣以君之病亟而來以君之肉未寒而去毋乃與初心相悖乎然妾不惟不去而已君若行將以死從君祖麟遂瞑烈婦被髮號踊哭泣極哀數取佩刀自裁家人謹守之已而水漿都絕氣息厭厭臨終請姑至前與訣而口不能言矣時丙辰九月之晦距夫口及兩月也年十有九於是參軍以烈婦祖麟合葬於豐湖之上豐山之原惠之人士皆稱之曰胡烈婦墓嗟夫未昏而合葬非禮也周官媒氏掌萬民之判禁遷葬與嫁殤者使烈婦當時不及葉氏子之未終而歸他日斬衰

而弔焉既葬而除之除之而嫁於禮未爲失也而烈婦
從其親之命不俟親迎以急其夫之病爲心生得結其
禰死得視其殮含而與之同葬未成婦而成婦焉免歸
而葬於女子氏之黨則烈婦亦可謂幸矣其亦勝於詩
所謂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也哉予以乙丑冬至惠就烈
婦之墓拜焉爲之表以爲湖山之光使與墓右王氏朝
雲之墓並傳云

翁山文外卷八

番禺屈大均撰

墓誌銘

自作衣冠冢誌銘

予於南京城南雨花臺之北木末亭之南作一冢以藏衣冠自書曰南海屈大均衣冠之冢不曰處士不曰遺民蓋欲俟時而出以行先聖人之道不欲終其身於艸野爲天下之所不幸也銘之曰

噫嘻我有衣冠而我藏之藏之於生良爲可悲無髮何冠無膚何衣衣乎冠乎乃藏於斯噫嘻衣冠之身與天地而成塵衣冠之心與日月而長新登斯冢者其尙知

子之苦辛

有明處士孺朗施君墓誌銘

君諱焜然字孺朗番禺施氏始祖蘭溪公諱滿南京寧國府涇縣人國初從太祖高皇帝起兵著有戰功洪武元年夏四月奉命從征南將軍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兼太子同知詹事院事廖永忠征南副將軍中奉大夫淞江行省參知政事朱亮祖南征廣東西元榮祿大夫江西福建行中書省右丞何眞以嶺南諸州歸命公以功授榮祿大夫廣州前衛指揮世襲七傳至少梅公諱津授明威將軍是爲君之大父君生而敦敏篤學不倦與父古里公仲衡諱元樞爲邑中名諸生冠古

里公生子八人君居第四第五弟副總兵輝然太子太師王化澄軍前昭勇將軍永厯四年庚寅廣州被圍分守西城十閱月城陷巷戰而死家男婦十餘從之子祚基五歲以哭父亦死從子廷基以城陷被俘不屈死成基以從西寧王李定國班師還黔死第六弟燦然當崇禎七年以從從伯兄指揮使炯然奉兩廣總督兵部尙書熊文燦檄解將軍大礮兵餉至山東河南與從五弟煜然以勤事死第三從兄諸生焯然六從弟煥然永厯初同爲護駕將軍後爲益陽王軍前副將皆以殉難死君哀痛在心思所以昭雪家讎國恥者不可得居常悵悵不欲生先是隆武二年丙戌冬廣州不守君已厭棄

諸生同妻邵氏奉生母鍾太安人隱處龍江以先公世受國恩諸從伯父叔父諸弟諸兄爵祿蟬連三百年來不絕義不可倍恩蒙詔復仕異朝有負一門忠節乃自稱番禺遺民屏居養母歷十餘年無須臾而離膝下臨終猶以陪葬鍾太安人墓旁爲治命蓋君平生孝友其大者見於如此君嫡母王庶母殷與古里公合葬小鳳凰岡有第二兄煜然陪葬庶母張葬大鳳凰岡有第三兄燮然陪葬庶母王葬白雲山御書閣則與伯兄灼然冢域相近獨君之母生君與第六弟燦然第七弟焜然而一以國事死一以羈旅而死骸骨棄捐不可問獨君得保全七尺以歸髮膚不毀爲其母之所有魂爽依

依相從於若堂若斧之間嗚呼君之母其亦不幸而猶幸也矣君生於萬厯丙辰八月二十有七日終癸卯十月十有八日得年四十八歲其葬爲丁未正月十日在鍾太安人白雲之山臘茶之坑坐辛向乙之原之左子雄基克遵遺命可謂曰孝子故允其請爲銘其母邵氏孺人之墓復爲其父孺朗先生墓作銘銘曰

國初勳庸厥有施公南從朱廖底定番禺一官二舍世祿允豐三百餘祀十九飛龍恩爾一衛與子男同子孫何德所賴祖功自宜死國天室始終九世昭勇將軍實忠西城困守裏創執弓巷戰殲敵血濺佗宮乃君之弟是曰孺弘君念天顯怨毒填胸反戈難鬪憤塞蒼穹還

依聖善以孝代忠有弟孺昭先罹鞠凶轉餉齊魯死爲
鬼雄餘君爲子靡敢匪躬母旣不怙馬鬣其封哀毀滅
性執喪未終遺命耐葬白骨相從下當螻蟻上禦戾蟲
惟君之母臘茶龍從弗與女君合葬而翁非君之耐咫
尺音容漆鐙耿耿泉路誰通出腹之子三人存公兩者
不葬國殤猶童君獨捧土防墓能崇黃泉上食魂爽溫
恭隧而相見樂也融融

施母邵氏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邵氏徽州望族父諱德科爲瓊南大賈丙寅春
遇強寇海中以殉義死母陳氏生孺人三歲而孀守志
堅苦孺人年及笄歸廣州諸生孺朗施君丙戌冬廣州

城破君以家世勦衛受國恩深久迹跡順德鄉中絕意
仕進孺人辟纘春汲相夫以勤馨潔膳羞養君姑以忠
夫旣早歿則如其母氏報夫以節教幼子雄基成立則
以方嚴不敢有慈而無威於是而未亡人之事畢焉戊
午十有一月十四日令終正寢距其生天啟癸亥正月
十六日年僅五十有六雄基故貧戊辰之臘二十有一
日始克葬孺人於番禺白雲之山柏涌之坑坐辛向乙
之原不與孺朗君合葬於臘茶坑者徇堪輿氏之言也
雄基以母爲師學問早就補番禺諸生遵父命不應清
試娶高紹源女次室郭抱江女生子鏘鏘二人鏘高出
鏘郭出女桂芝彩芝予與有通家誼故爲墓銘銘曰

於惟孺人恆德之貞共姜高行艱苦難名與妻雲逸鴻
婦冰清黃鵠子母兩代陶嬰孤雛卵翼天幸有成年未
象蒼已似千齡柏涌一穴龜筮祥徵臘茶相望咫尺丘
陵祔也離之古禮所稱旣安旣固孫子其興

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王氏宛平人都督同知朝宣之女濟寧人監紀
同知張法靖禹公之妻禹公從軍於楚垂六七年夫人
治鍼纓以養其姑屬兵興屏履甚貴夫人與婢媵一月
之中成結底屏履三百餘韞或布或帛堅緻而文鬻之
得百金以爲其姑湯藥殯葬之資禹公未歸每夜向北
斗禮司命星三百拜至曙不息禹公從鋒鏑中百死一

生得保首領以歸而夫人積勞成疾遂不可療其生戊寅七月十有九日終丙寅閏四月廿有八日得年四十九無子一女許字平樂婁倣舜之次子某禹公哭之慟過時而悲屬其友爲詩歌悼之而予爲銘其墓墓在廣州城北白雲之山蚺蛇之坑坐乾向巽之原附於其姑婦以不孤生與死所依惟姑以代其夫吁夫人之憾亦可以無銘曰

噫嘻孝婦有幽其宮生於宛平葬於番禺叶爲夫奉養服勤以終黃壤已矣毋事女紅

華姜衣笄冢誌銘

屈子大均旣耐葬其內子王氏華姜於番禺先府君之

兆旣念姜生長秦中於太華之山不獲與予終隱今旣
沒矣魂氣當無不之倘之太華而雲車風珮飄忽無依
是姜旣不得有太華於生前復不得有太華於死後豈
不爲重可悲耶吾昔於太華絕愛明星玉女之峰其上
有玉女祠焉歲當暮春秦之婦人女子相與左攀鐵鏹
右持繡幡躡千丈之峽百尺之峽迅如飛鳥輕若浮雲
以至于玉女之祠者嘗數十百人靡不挹洗頭之碧水
飲太上之鴛漿流連至暮而後去姜神遊其地嘗謂予
曰太華有三峰焉其松檜蓮花則仙丈夫之所遊也明
星玉女則太陰之精所凝結而女而仙者之所棲託也
在昔唐有金仙公主白日乘鸞茲峰而秦之毛女四人

亦嘗避秦其上今猶有玉女之龕玉女之室在焉異日
者與君歸隱三峰君有松檜蓮花妾有明星玉女夫畊
芝田婦汲玉井相與白首爲歡樂而忘死豈不令華山
經中又多一美談耶嗟夫今固已矣以孝養之故來客
炎方不幸以不能水土故枉而沒姜之游魂倏忽雖與
其季妣黎依依於我先公之旁然昏夜月明碧天空霽
之候吾知姜必將駕紫煙乘鸞輪而西止于太華以明
星玉女爲師以金仙公主毛女爲友又安見夫死之樂
不有以勝於生之樂耶吾觀陶貞白所志羣仙有八靈
道母西嶽蔣夫人有西華靈妃甄幽蕭又有華山夫人
姜今者其皆依之以學道乎骨肉還之父母魂魄返之

虛無其有不生不滅者存焉目之所見非見也耳之所聞非聞也非見非聞神光獨出炯炯萬象之中其仙之所以爲仙姜之所以爲姜者乎維年辛亥月旣肅霜卜云其吉利我歸藏大均謹開遺篋得珠笄一紅繡縠襦二明鏡一鳳凰釵二遣使持往華陰屬友人王伯佐爲石函一具瘞之於明星玉女之峰而乞山史王君書其碣曰有明處士屈華夫先生之配王華姜孺人衣笄冢嗚呼姜自今其亦有所憑依矣異日者松檜蓮花之間予將爲一文冢與汝相望其猶同穴之意也夫銘曰夫何一人冉冉颺輪朝遊南海暮返西秦魄依皇舅魂逐仙眞鏡藏玉井衣化珠塵一心影滅萬象光吞煙霞

作質空寂爲鄰遲子蟬蛻同穴千春嶽靈發育以昌後
昆

亡媵陳氏墓誌銘

陳代州人予先室王氏華姜之媵也歲己酉秋陳從華
姜自代至番禺越一年華姜卽世予以陳爲側室家人
稱之曰西姨又十年始生一子明德予母乃甚愛陳今
年己未予以避地攜妻子將赴舊京行至漢陽而陳苦
毒熱病劇以死其生爲丙戌故與其女君華姜綠眉同
年華姜終於庚戌得年二十有五綠眉終丙辰得年三
十有一今陳以己未終得年三十有四蓋多於華姜者
十有一年綠眉者三年嗚呼何丙戌之所生而爲予妻

若妾者命皆不永然而陳視華姜綠眉則幸矣綠眉者
黎氏繼華姜而配予者也其死葬於番禺與華姜同穴
華姜右而綠眉左今獨陳客魂無依熒熒四千里外爲
可悲耳陳墓在大別山之尾一名梅子山南臨漢口北
俯月湖頗得山川之勝予復土卽下江東不能與此松
楸相守也爲之銘以代招魂之歌其辭曰

噫嘻大別之山與子大別魂氣無不之其歸於華姜之
穴兮左有綠眉三人同年歲兮相以下原本缺字數未
詳

四殤冢誌銘

四殤者何屈子翁山氏之兒之女也兒曰明道子妻東

莞黎氏綠眉所出黎亡之五年而明道年九歲以痢而死時爲辛酉之五月曰明德阿遂予媵代州陳氏西姨所出陳亡之一月而阿遂年四歲以食積疴而死時爲己未之九月女曰阿雁子妻榆林王氏華姜所出生于代之雁門關甫月餘王卽抱之歷塞北江南萬里而歸王亡之一年而阿雁年四歲亦以食積疴而死時爲辛亥之六月曰阿說子妾南海丘氏辟寒所出生僅一月餘十有九日以驚風而死時爲丙寅之正月是爲四殤嗚呼皆中下殤也一者九歲兩者四歲一者一月餘十有九日嗚呼九歲其最壽者矣天誑吾兒吾女以生吾兒吾女誑子以死嗚呼與其死也誠不如無生使子勞

勞於悲風白楊之間一葬吾女二葬吾兒三葬吾兒四
復葬吾女也嗚呼豈不哀哉阿遂生於番禺沙亭與明
道從子之漢陽之南京死於揚子江舟中葬於上新河
之上子招其魂葬於是骨肉歸於南京之土而魂氣之
於涌口之山與其兄姊妹三人依依於二嫡母之左一
庶母之右其亦可以無驚無恐也二嫡母者王與黎一
庶母者子妾梁氏文姑也西姨葬於大別之山子未及
招其魂而葬於是阿遂其姑以三母爲恃也哉銘曰
兩兒兩女天殤如許生作蜉蝣天其誑汝三母黃泉不
憂無乳大者欲書季黎邊取

幼女阿端壙志銘

阿端者予之幼女生于甲子五月七日五月端陽也故其母劉名之曰端予則以雲之字之劉姪端時有異兆以爲是必佳男子旣生而女眉目秀好啼笑有常甚愛之己巳年六歲矣四月十有八日患痢越六日遂已大劇予在城聞之疾歸已先一日而死所購良藥以療其十歲之姊姊得之立愈亦滯下也端死先一日淚淫淫下有亦是吾命之言嗚呼痛哉其信乎有命也耶得子之藥未必死死而目不瞑絕而猶視端之天枉其天耶人耶端上有一女兄阿雁兩男兄明道明德皆以其生母之沒相繼而亡端今者死于所生母之手則非人之咎乃天之咎予彷徨四顧亦將何所懇耶白沙之銘其

孫机壙也曰生之異保之未至愧極生哀哀極生愧嗚呼天亡吾女而使吾愧女而有知其亦以吾之愧而勿憾焉而瞑目於九泉也耶嗚呼端甫六歲而能臨死不亂以是命爲言其早慧而知命者耶則亦何所怨于天人也耶嗚呼痛哉當哭端時上有一祖母一叔祖母一生母二庶母旁有二姊一兄一弟獨父也不在其前一弟三齡在襁褓未知哭汝然見家之人皆哭則亦哭哭非爲汝乃哭家之人之哭也比予歸則哽咽而不能哭家之人見予不哭則亦不哭之矣嗚呼吾生平喪兒喪女亦云多矣無不哭也今而欲以不哭而終夫哭也吾尙有四男二女天之所以與我者已非予不德之人之

所敢當四也不敢望其五二也不敢望其三不哭所以
求無得罪于天也端之死次日而葬壙在涌口之山四
殤冢之旁黃口小魂相聚一丘尺寸之膚不足以飽螻
蟻旣無瓦塋亦匪桐棺不終朝而化爲糞土矣嗚呼痛
哉銘曰

四殤之冢纍纍在前四殤未足今又一焉嗚呼數不過
五殤止於端自茲兒女皆及百年吾以不哭終其哭旃

翁山屈子生壙自誌

先君先夫人墓右稍下有一穴焉大均營之以爲生壙
而誌之曰嗚呼吾父母之墓在於斯而吾之生以有事
于四方不能廬墓死將耐之以不違吾父母焉昔漢有

逸人趙岐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人於賓位而圖己爲之主焉大均今者將何所圖其圖唐頌羅威於墓亭乎二君者皆番禺人番禺之有人物自二君始而皆以廬墓稱者也大均今者六十有六矣年甫二十而先君見背以爲尙有母存也故未敢溝壑其身而朝夕祈天請命欲得大塋以事吾母謂孝子之身不可以終焉者也今不幸吾母已終則此身贅疣留之何益以爲尙無死之所耶則六十六年之中無日而不蒙乎患難無時而不處乎困窮險阻艱難備嘗其苦亦何常有生之所耶所受于父母者而已毀傷所稟于天地者而已戕賊無罪而爲城旦之髡無辜而有裸國之逐亦

何嘗一日而得爲人也耶則一日之生非卽一日之死耶所惡有甚于死者而吾不能失其所惡所欲有甚于生者而吾不能得其所欲則今之得全首領以歸之于父母之前是豈大均之幸也耶然而在親言親在君言君大均今者親之身也以親之身而還之于親手足之啟淵冰之終其亦不幸之幸耶遺命兒明洪等吾死之日以幅巾深衣大帶方舄斂之棺周以松香融液而槨之三月卽葬而書其碣曰明之逸民墓前有亭則書曰孝子仁人求我友羅威唐頌是吾師嗚呼吾之生不能師二君死而始能師之不孝之罪吾其又何辭耶

銘曰二人在斯吾忍離之耐于膝下如在胎胚呼吸精

氣復爲嬰兒與親體魄盤石相持下富螻蟻旁禦狐狸
親膚無土周檨松脂丹凝血珀包裹三骹骨膠肉漆魂
不他之

翁山文外卷八

翁山文外卷九

番禺屈大均撰

書後跋

書朱子所補致知傳後

大學與中庸其旨一貫大學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者何蓋天之所以爲命人之所以爲性者也天無命以知爲命人無性以知爲性能知其知則知天之所以爲命人之所以爲性矣不能知其知則必有以致之致之之功其端在於格物物者何亦知中之物而已矣知中之物蓋生於知而非生於物者也所謂喜怒哀樂是也朱子云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卽物者卽此

喜怒哀樂之物而窮夫喜怒哀樂之理也理卽知窮理卽致知也天下之物卽喜怒哀樂之物也窮之云者用其力於無可用求其心於無可求一旦豁然以寤而貫通夫天下之物斯則知之至矣知之至斯物格之矣知之不至雖使窮盡天下之物理而於吾知中之物無與也知苟至之則能格吾知中之物能格吾知中之物斯天下之物無不格矣所以者何天下之物無理也以吾知中之物而爲理吾知中之物可以爲天下之物而天下之物不能爲吾知中之物也舍吾知中之物無所謂天下之物也而知中之物亦不外乎喜怒哀樂之四端而已能格之於未發之先斯能致之於已發之後矣能

致之於未發之先斯能格之於已發之後矣故夫致知無功也以格物爲功格物亦無功也以致知爲功二者相資以爲終始故謂物格而後知至可也謂知至而後物格亦可也嗟夫知外無物也天地物也而無吾之知則不能以高明博厚日月物也而無吾之知則不能以照臨山水物也而無吾之知則不能以流而且峙艸木鳥獸蟲魚物也而無吾之知則不能以榮落焉飛走焉蠢蠢而生焉洋洋而遊焉蓋是知也天之命也非天之命也人之性也天不能自有其命而以人之性爲命而人不能自知其性而顧以天之命爲性則是惑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予則曰性之謂知致其知者知性之謂

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予則曰心之謂物盡其
心者格物之謂也又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至於知天而
格物之事終焉耳矣予生平爲學以知爲本謂必知之
而後可以行之此程子之言而朱子本之以補亡傳是
眞孔氏之遺旨云爾

書夏臣靡事後

或有謂夏故臣靡當祀夏配天之日年當百歲上下靡
忠且智獨不念人壽難得惡名不可久居使當羿浞在
位之時一旦奄然物故則萬世下靡當與亂臣賊子並
列然靡恬然爲之久而益晦則誠何心也大均謂莊生
有言造物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靡之天

定于胸中年雖老而其天不亂故天以壽考報之故夫忠臣義士之在於世不患其無人而患其無天有靡之天其人必不得而死卽死而其心終見白於天下世之人有僞爲忠臣義士而終于身敗名滅者繇其天不可得而問也故有天則天成其事無天則天敗其名此中庸所以貴乎至誠也

書友人所作殷三仁論後

予嘗讀周頌振鷺之篇言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有瞽之篇言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有客之篇則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又曰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噫嘻當是之時周之君臣何其視此客之重而以有之爲榮乎吾知之矣當

周之克殷其君子惟微箕獨存此二人者以先代宗臣懷忠抱義乃肯爲周陳洪範及陪祭而來彼殷之餘民者雖思念成湯與六七王之德澤然嘗以此二人爲耳目二人來則商之孫子殷之士莫不周服莫不裸將而周於是乎無有與之爲難者矣周之所賴於微箕以爲輕重固有甚於讎民百君子者也嗚呼管蔡畔而微箕不畔微箕其能無愧於心耶使當日者微箕出其智勇助武庚以圖光復武庚孝子管蔡忠臣而頑與迷之民相與響應周之爲周誠未可知也嗚呼殷有一仁而不能救殷之亡有二仁而不能興殷之滅其自爲則誠得矣如宗社何吾其不能無所憾也已友人某嘗爲殷三

仁論於微箕有不足之辭蓋以諷今代之爲宗臣藉口
遯荒爲不失忠貞之節者使微箕爲法受過亦誠有所
不得已者也

書伯夷傳後

古無死節之士也有之自夷齊始其讓國也孝則許由
務光善卷有行之者矣其諫武王也忠則未聞自唐虞
夏后以來有一人能行斯義者也斯義也高厚如天地
光明如日月錯行如四時流如川峙如山嶽而發之乃
自夷齊則當羿篡太康成湯放桀之際爲之臣者遂皆
懵然不知君臣之大倫耶昔孔子嘗稱夷齊曰仁又曰
民到于今稱之夫以夷齊之義在當時十亂諸臣不稱

之八百諸侯不稱之後世公卿大夫亦不稱之獨有斯民者傳其姓名記其世系至於數百年之久而夫子乃得而論定焉噫嘻其故何哉吾知之矣夷齊者民也商之臣子皆不能爲故君而死者以非民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明爲卿大夫則多失其所以爲民而不好是懿德也然則君子尙論古人其必以民之所稱者爲準斯無失於是非之正可知矣雖然以臣弑君數言夷齊之春秋也民雖稱之亦未必盡知夷齊之意然亦可見公道之在人心矣哉

書齊太公世家後

大明之篇言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當時伐商

之舉實太公望主其謀故詩言牧野陳師只言尙父不及周召羣公蓋以孟津之會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身爲大元戎主兵故也司馬遷齊太公世家言西伯與呂尙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又曰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又曰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尙父謀居多蘇轍云世之論伊尹太公多以陰謀奇計歸之其說乃與漢陳平賈誦無異非然也太公蓋善用兵老而不怠與文王治岐而司馬兵法出焉要之皆仁人非詭詐傾人以自立者大均謂自太公治齊其後得安寧者僅有三君哀公而下爭奪戕賊接

踵於世昔人謂舜五臣後皆有天下獨咎繇不然以其
爲刑官也夫刑官尙爾況兵乎陳平云爲將者道家所
忌且太公尊賢而尙功實啟後世多篡弑之臣太公世
家不載此言蓋爲賢者諱也嗟乎以周之盛德武王周
公之聖猶區區藉太公之權謀以得天下孔子平生不
稱太公爲聖人豈以其強武王違卜伐紂耶然夷齊扣
馬而諫微太公使扶而去之則武王有殺義士之名與
紂之殺比干何以異則智謀又烏可少耶

文王謂呂尙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
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因號之曰太公望太公
者太王也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望得聖人以興周其後

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是太公之望不虛也太公望之號甚奇以其爲文武師又稱之曰師尙父而後世但稱曰太公其後田和立爲齊侯亦自稱曰太公史記稱太公和亦曰田太公莊周曰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嗟乎豈惟聖知之法又舉太公之名而盜之胠篋之篇其感憤竊國可勝道哉雖然田氏自景公時已得政數十年而至常常又百餘年至曾孫和始能篡奪不仁得國其難亦復如是後之奸雄亦可以勿萌是心也矣

書孝獻皇帝紀後

新安謝陸氏爲季漢書於孝愍皇帝稱孝獻不稱孝愍
予嘗以爲憾其言曰凡夫尊之君不受篡國之諡此史
法也然亦有之如晉恭宋順齊和梁敬之類以其無貶
詞也孝獻被篡之時昭烈聞其被弑乃發喪制服諡曰
孝愍皇帝夫以宗臣繼統而恭諡舊君則史當遵之然
而考之諡法聰明睿智曰獻魏人以此爲諡雖感其推
位之情亦誠贊其主德之實觀袁范二紀帝于聰明睿
智誠無所愧所憾者生不辰耳使在孝文之終當居孝
景之上是固當以獻與之不特恭順和敬而已至於在
國逢難曰愍如晉愍之弑于劉聰唐愍之弑于廢帝是
也孝獻被篡未被弑則愍字爲虛昭烈君臣哀之云爾

余今不必遵之但稱孝獻一如袁范之說云大均曰不然夫失尊之君不受篡國之諡不惟諡之有貶詞不受也卽美諡亦不受也爲魏之臣子者宜從丕而稱孝獻爲漢之臣子者宜從昭烈而稱孝愍且夫人誰非漢之臣子乎漢雖亡而漢之人心不亡漢之人心不亡則皆昭烈之臣子也皆昭烈之臣子則皆孝愍之臣子也愍之諡雖不如獻然而稱孝愍則哀孝愍之心不忘哀孝愍之心不忘則思昭烈之心不忘得一昭烈以爲君而其爲漢之心亦云足矣且季漢一書禮樂征伐無一不尊昭烈獨於諡法則違之夫禮之大有過於諡法者乎知禮如昭烈如孔明豈不能求一美辭以尊孝愍而必

以孝愍爲諡蓋使天下人哀之後世亦莫不哀之親親之心誠有重於尊尊者存也出於其所不忍以動人之所不忍而愧曹丕之所忍於是而不丕之罪益不容誅此聖人之斧鉞天地之雷霆非章武君臣不能有此大書特書之法孝愍聞之亦可以慰其在天之靈也夫所憾者未嘗爲檄討以聲曹丕僭諡其君之罪陽尊大行而實以欺天下爲可深惡痛絕者耳嗟乎丕之罪浮于后羿羿以篡爲篡爲湯武之罪人丕以讓爲篡爲堯舜之罪人丕之言曰舜禹之事吾知之是則舜禹之事適以爲亂臣賊子攘奪之資征誅不可爲也揖讓其亦不可爲嗚呼吾今爲征誅而悲益爲揖讓而悲矣

書宋武帝本紀後

劉裕本楚元王之裔以裕之才使當時以宗子舉義盡取司馬氏而誅之告於高光之廟復稱爲漢其功豈出昭烈下哉惜也僞立恭帝以操始而以丕終自失非常之業也嗟夫漢之仇讎司馬氏爲首曹次之漢滅於司馬氏非滅於曹裕取司馬氏之天下漢之幸也乃以復仇雪恥之師而爲篡奪之舉何當時智識之汙下耶嗚呼不可以爲唐而爲唐李存勗之過也可以爲漢而不爲漢裕之過也裕之過小以其去漢之世遠也存勗之過大以其去唐之世未遠也且又沙陀之種其稱唐也淵之稱漢也傳曰誰滋他族實偏處此噫嘻豈非區夏

之大不幸乎哉

書杜甫詠懷古跡詩後

杜甫詠懷古跡詩有曰蜀主窺吳下三峽又曰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自注云山有臥龍寺先主祠在焉夫蜀與先主後主之稱始於陳壽壽貶漢以媚魏此悖史也甫知春秋之義者猶不之察而沿其稱且曰窺吳夫天子討而不伐王者有征無戰甫宜稱漢帝征吳方得大書特書之正且夫主之稱何昉乎顧炎武云春秋時稱卿大夫曰主故齊侯唁昭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而南唐降號江南國主以奉中國正朔自貶其號夫劉玄德帝蜀廟諡昭烈葬惠陵初無貶絀

末帝降晉封爲安樂公自可卽以本封爲號陳壽作三國志創先主後主之名常璩蜀志因之以晉承魏統義無兩帝今千載之後猶沿不改其尙爲曹氏之臣乎司馬氏之臣乎大均謂末帝當稱後皇帝或曰建興皇帝如以爲安樂公則仍司馬氏之所稱耳嗟夫人生而有心有心其孰不爲漢者乎爲漢而欲其長有光武也不則而長有昭烈也終不忍以其末帝而末之有末其帝之心非人心之所安者也語云忠臣不忍死其君

書聖慈天慶宮記後

臣大均嘗登五臺其上有九蓮菩薩塑像焉司香僧云此神宗皇帝生母孝定皇太后也萬厯中以

皇太后篤信佛法因謂 皇太后爲九蓮菩薩化身而
作塑像於是山也顧炎武云太山有聖慈天慶宮焉其
前一殿奉 九蓮菩薩後一殿則崇禎中 威宗皇帝
尊 孝純皇太后爲智上菩薩而奉其塑像者也自國
破以來 宗廟 山陵之所在樵夫牧豎且或過而褻
慢而此二殿獨託於太山之麓元君之宮焚香上謁者
無不合掌跪拜使正名之曰 皇太后固未必其能使
天下之人虔恭敬畏之若此是蓋 大聖人神道設教
使民由之而不知者也臣大均曰臣登五臺時所歷庵
寺廿餘所於諸佛菩薩未嘗禮謁獨於 九蓮菩薩伏
拜階前瞻仰淚流不能去同遊者皆以爲疑嗟夫臣大

均不敢以士皇太后爲菩薩也又不敢不以皇太后爲菩薩也大聖人神道設教欲民由之而不知臣大均獨非民也乎哉臣大均知之則已得罪於大聖人矣然知之而不敢言言之而不敢辯則猶爲臣子能曲體其君父之心知其中有所甚不得已者在也炎武爲聖慈天慶宮記中有云國將亡而聽於神噫臣大均又何忍言亦惟有涕泗潛然而已耳

書陳文忠公紀夢後

崇禎六年二月皇上召五府六部等官至文華殿出副都御史王志道所參王坤疏詰云此數者皆非坤大過朕用內臣以其不要錢耳爾文官輩作得何事來本

當駕上拏了閣臣跪奏念志道大臣姑著朝房候旨
時陳文忠家居雲淙見邸報不懌者累日夜夢承對曰
臣下之賢不肖自不能齊然非甚不肖亦是祖宗科
目作養之人陛下尙宜愛惜內臣之監視雖賢然已
違祖宗干預朝政之禁矣陛下尙宜慎重臣愚不
能窺測高深誠如聖諭所云竊以爲失輕重之平矣
俯伏聽旨久之遂覺嗟夫公之忠誠夢寐不忘啟沃
昔虞世南夢進讜言於太宗史冊稱之公其又世南後
一人也哉

書嘉興三進士傳後

嘉興三進士傳有曰沈泓者字臨秋嘉善人崇禎十六

年進士未授官以父母俱在淺土陳情歸葬國變敵兵南下泚投河者再被救不死因泛海至紹興爲僧名智可棲跡于東山國慶寺曰吾以袈裟報國恩耳而熊開元者字魚山楚人崇禎朝以給事中疏擊元奸于朝有正直聲國變爲僧號檠菴爲靈巖禪師高弟子嘗過孝陵一再反顧去不拜有問先生故名臣也何以見高皇帝不拜豈非無禮於其君乎則曰佛之道君父拜之于君父不拜識者笑之是豈以袈裟而報國恩者之所爲也哉嗟夫士大夫不幸而當君父之大變僧其貌可也而必不可僧其心若檠菴者僧其心之至盡而反得罪於君父者也

書王君畫像卷末

貴陽用昭王君嘗爲予言貴陽之北有南望山東有馬蹄嶺莫家崕皆產丹砂丹砂有牀牀如白水精晶瑩澄徹大小皆六稜與丹砂相抱而生凡有丹砂之所則有牀予謂砂者日精也牀月華也日之精以月華而滋養故砂與牀不相離世言一丹砂大者在牀上羣小砂環之象若君臣引詩顏如渥丹其君也哉二語以爲徵非然也君生於丹砂之地少好道術得異傳其畫像作羽人冠服紫髯飄蕭長至尺有四寸眉端兩角聳起目光若漆見者輒以爲神仙中人雖予亦心疑之予少嘗燒丹及學易而後盡知其非易之夬一陰決未盡不可以

爲純乾夫子作雜卦以夬終之蓋乾乾之學也乾乾者
所以求至乎於穆不已之命也命在天性在人命不可
至盡吾性以至之性不可盡窮吾理以盡之窮理爲盡
性之本盡性爲至命之本性盡而人成矣命至而天成
矣人而天成天不能有人之性而人能有天之命而後
乾乾之事乃有終魏伯陽嘗得此意而偏之爲仙參同
契一書吾以爲易之外篇也君好丹家言吾今爲君言
易專舉夬卦亦參同契之內篇也君其亦以爲然否乎

書藍公漪冊子

吾嶠南山水以昌樂六瀧爲最漢人所歌武溪深水經
注所稱監豪之山號曰瀧中爲天下至險韓昌黎瀧吏

之詩皆謂其地廿年前予嘗往遊作有瀧中絕句十餘
首未能盡其勝也歲壬戌友人孔君將往樂昌署縣予
書武溪亭一扁贈之使懸之瀧口並屬其疏鑿六瀧以
利舟楫於是孔君邀予與之同行予不能辭因冒雨過
別公漪謂天下之人知有瞿塘三峽不知有昌樂六瀧
公漪幸卽踵至與予或爲記或爲圖畫使嶠南山水如
六瀧之奇絕者一旦名冠天下此舉豈不勝於謝康樂
開闢永嘉龍湫雁宕之勝乎哉書於冊以爲要約莫忘
莫忘

書羅浮詩後

羅浮之名自陸賈始言之謂山頂有湖環以嘉植楊梅

山桃之屬可往食不得攜取豈陸賈當時嘗與越王佗
往遊耶司馬遷言羅浮佐命南嶽天下十大名山之一
不知何據豈亦本之賈耶古使臣至越莫先陸賈番禺
二山之下錦石端溪之間多有其跡使以賈之才於南
中行紀之外復有詩歌數十章於山川之雄奇艸木鳥
獸之怪異多所表揚豈非南武之幸事乎哉歲甲子秋
給諫王先生來典鄉試事甫竣邀子導上羅浮造其絕
巘至二山分合之處求所謂鐵橋大小石樓者一一觀
之而雲氣晦冥至午不散視浮山滅沒若尙在大海之
中漂流未定風輒引之而去若與羅山漠然不相顧者
以爲此卽三神山秦皇漢武數求之而不得初望之如

雲旣至反居水下者也先生向有登太華詩一卷與蒼龍落雁爭其奇險茲上羅浮復得詩二十餘篇陸賈所不能者先生能之嗚呼亦可以驕視大中大夫也哉

書淮海詩後

詩至杜少陵變化極矣然不善學者得其麤鄙往往流爲宋人詩莫醜於宋人其視初盛唐名家猶無鹽之於南子威也今夫詩以風雅相兼爲貴然與其風而不雅毋寧雅而不風風猶之樂雅猶之禮宋人詩往往鄙俗疎拙氣格韻三者俱傷是未能文之以禮樂者也鄧子高才淮海詩三十章沈雄痛快感時撫事多諷刺之遺其有得於變風變雅之旨耶爲學莫貴於善變變而不

失其正其變始可觀易道尙變詩亦然少陵變之善者也吾欲鄧子始終以少陵爲歸從少陵以求夫變風變雅斯無負平生之所用心也已

書綠樹篇後

詩寓於風風寓於比興惟比興故其情愈出其旨愈深而能感人於神明之際此三百篇之所以多言鳥獸艸木也綠樹之篇諸君子感時序之變而作也繁葩已盡茂蔭方滋春去矣而不與春俱去者長存於枝葉之間一比一興情景相生主乎風而不主乎雅蓋欲以形容造化之妙也其閒清新秀逸各有所長又可以輝映江東嗣音小謝子故合而刻之

書李淑人行狀後

遊擊崔君先娶淑人鄧以城破夫婦散失於是更娶淑人李亡何鄧淑人復歸崔君乃竝嫡之鄧生子京柱李生子文衝君嘗命之曰子無嫡庶母無大小生事死葬祭祀各尊所生臨終復遺書以爲言歲丁卯李淑人年六十有八考終文衝致喪三年京柱以鄧淑人在於是爲李淑人杖期禮也然京柱顧以李淑人之名未正爲言予謂崔君嘗有先娶後娶之言始也鄧不存則李爲繼旣也鄧亡而復存則李繼而非繼矣非繼則爲竝嫡而乃使李以身下之始爲妻而終爲妾夫豈人情之所安乎哉崔君之所不安而禮於是緣情而起矣爲京柱

者宜以乃父之情爲情而勿違其治命斯於孝道無所
闕夫爲人子之道父母之所貴者不得而賤之父母之
所尊者不得而卑之內則之篇有云父母有婢子若庶
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夫婢子且然
況於與其父敵體者乎內則又云父母之所愛亦愛之
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崔君
之於李淑人其爲愛且敬也久矣夫人不聞於其闈內
之言以之並嫡蓋數十年於茲矣京柱今欲於其名而
追正之又從何而正之不請正之於父於李淑人未沒
之前而欲追正之於父於李淑人既沒之後卽正之而
無所益於鄧淑人亦無所損於李淑人祇見其不以父

命爲重而已矣。祇見其有忍於死，其親之心而已矣。夫鄧與李迭爲先後，李繼鄧，鄧亦繼李，以禮言之，鄧當爲趙姬之下叔，隗而李亦當爲叔隗之下，趙姬交相下也。而皆成其女君，斯春秋之所亟稱而不嫌於過讓者也。吾聞李淑人之沒也，鄧淑人周旋其喪，哀傷篤至，平生交愛之誠於斯可見。鄧淑人未嘗有所爭於李淑人，而京柱顧爲鄧淑人爭之，夫使爭之而得，亦非鄧淑人之所安，況爭之而必不得者乎？京柱之爭，適使鄧淑人謙謙之德不彰，順巽之誠不著，所謂思貽父母令名必果者，將安在乎？李淑人懿行，薛子炎洲狀之甚悉，中援趙衰之事爲喻，經權並得，有關於名教甚大，議禮之言以

斯爲正子故善之而爲推廣其說

書葉氏女事

葉氏女者名九姑順德龍山鄉人父曰世章女及笄其母之同產弟薛玉書者爲媒以字其族弟夢蓮女以古無甥舅爲婚之禮辭於父母父母不從比婚夕入門則逃之於玉書之家於是夢蓮速訟有司者不知婚姻之律判使成婚遣役人監女以往女痛哭遂投井中鄰有宋氏者聞之歎曰噫嘻女禮義人也救之女遂不嫁去爲尼按律堂外甥女雖無服不得爲婚姻又外姻尊卑爲婚以親屬相姦論夫舅尊也甥卑也女一守禮而朝廷之律以不違顧有司者不以尊卑不得爲婚爲斷而

以悔婚爲斷使主婚者不坐而男女陷於非禮亂人倫而蔑王章罪莫大焉夫女也在家從父而有時父母之命不可從不可從而從是爲不孝故夫愚孝者父母之罪人也女之不從蓋以禮事其親且以禮事其舅未嘗知以律爲之大防也乃有司者不惟不知律且不知禮而必以女於不可從而從嗚呼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義者何律而已矣女之不嫁非不欲嫁不敢嫁也上之不好義之所致也其去而爲屍也不敢復信其父母不敢復信其舅骨肉之間視之若陷阱焉吾身苟留不能保其不終罔我也一廢其身而父母之羞辱毋貽舅之刑罰可以免無殺其女與殺其

甥女之名所全者大有功於倫常何如也噫嘻可以旌矣

袁太玉先生書札跋

予僑居東莞從梁子无悶得其尊人生洲先生及太玉袁先生之爲人皆清剛孝友有道而能文之君子也二先生當變亂一出一處不獲行其所學平居無事每以麴蘖自娛以寄悲天憫人之志今觀袁先生所與生洲先生諸書凡十餘紙大抵風朝月夕杯酒相邀流連景物之語而天時人事國家理亂之故罔有及焉其情致頗與白沙相類予觀白沙詩多言飲酒有曰盡數籬前菊一花拈一卮又曰處處開花徑牀牀是酒卮又曰

放歌當盡聲飲酒當盡情又曰日日花邊喚酒船梅花
開處酒家眠又曰白頭無酒不成狂典盡春衫醉一場
只許木犀知此意晚風更爲盡情香其眞樂吟則曰眞
樂從何生生于氤氲間氤氲不在酒乃在心之玄行如
雲在天止如水在淵私謂必如白沙者始可稱能飲者
也蓋其得趣於心之氤氲以心之玄爲酒之玄舉天地
之元精胥融液於醅醪之內而以大塊爲卮萬物爲肴
是非猶夫人之飲也昌黎稱顏氏子操瓢與箎曾參歌
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乎若不可及其於
外也固不暇尙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噫得孔子而
師之與不得孔子而師之存乎其人焉耳白沙從孔子

千餘年後吐六經之糟粕含一心之精華醉之而不厭道之旨發爲酒之旨是真所謂中聖中賢也者蓋得孔子而師之然後可以遊於醉鄉如是也二先生蓋得斯意所以悲天憫人之懷不出於口而能善其用於酒也无悶合太玉先生諸札裝爲一卷其書法之妙絕似爭座位帖以不用意爲工麤服亂頭皆有絕世獨立之致斯乃神於法者可寶也袁先生名崇友萬厯間進士官至太常寺丞生洲先生名煌督崇禎初歲貢皆東莞人

跋高雲客端溪硯石考

予所撰廣東新語中有石語一篇言端溪石頗詳而以天地英華日消月剝爲恨雲客高子客端州盡得三洞

之精蘊辯皙毫芒大洩神理俾羚羊寶藏一一肺肝如
見美惡精麤莫逃淵鑒自唐宋以來罕有人能言及此
真端溪之幸也高子來值開坑所見三十年前石與今
大異其美亦不如昔因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割裂無遺
天地真蘊山川元氣漸至竭耗不數十年此兩峽將成
陵谷將雲漢之扶輿三江之榮衛無以復完恐爲斯地
之灾青噫嘻誠仁人君子之用心也予嘗爲文弔水巖
有曰嗚呼水巖有此寶藏斧斤自戕精靈日喪尺寸之
膚雲情水狀氣含九淵無以自養日燠月寒晝夜摩盪
似剛似柔面粹背益白葉青花瓊瑤不讓大璞難完經
營巧匠天地大文惟人醞釀豈在一卷光華可仗水坑

雖美於寶無當作者之聖不以爲尙述者之明不以相
貶嗟爾三洞有消無長山腹穹然穿穴相向無石可觸
雲不能上發育無功厲生腑臟負之而趨巖巖大創有
力之人肩項相望山靈自災敢云无妄曷不崩頽淪於
沆漭捲彼胖江以自深廣

哀華姜詩百首跋

嗚呼吾之哀汝也爲五言古詩十三章七言絕句一百
章自古悼亡之詩雖潘岳江淹元稹未有如此之多也
汝生時吾有贈內二章詠葛稚川贈內一章從塞北至
江南道中贈內四十章汝愛其婉麗多風情温以則有
古詩人之遺意熟而誦之日他日學成當一一誦汝也

且也歲之人日吾必爲一詩以壽子謂自此至于百年
將必有人日壽內子詩百章傳之天下爲從古詩人所
未有豈非風雅之盛事乎哉乃今奈何天之不樂子爲
人日之百章顧樂子爲哀華姜之百章也豈天不妒子
之詩而妒子所贈詩之人耶嗚呼天胡不妒子之詩而
顧妒子所贈詩之人耶

翁山文外卷九